

4上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章

錦

局

書



李催郭記大交兵

曹孟德移駕  
幸許都





孫伯符大義  
嚴白虎

呂奉先射戟轅門





第一才子書卷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王允以婦人行反間楊彪亦以婦人行反間同一間也允用之而亂益甚何也蓋呂布聽允而為允所用郭汜則未嘗聽彪而不為彪所用也縱使汜能殺傕猶以董卓殺董卓耳傕與汜是二董卓也一董卓死而一董卓愈橫曾何救於漢室哉況二人合而離離而復合離而天子公卿受其毒合而天子公卿亦受其毒楊彪始而反間繼而講和既欲離之又欲合之主張不定適以滋擾以是謀國亦無策之甚矣

呂布之誅董卓奉天子詔者也郭汜之攻李傕不奉天子詔而自相吞併者也一則假公義以報私讐一則但知有私讎而不知有公義故布之行事與卓異汜之肆惡與傕同

楊奉賈詡其於李傕亦始合而終離乃一離而不復合是則能補過者也若郭亞多反覆無常與二人正自霄壤

或問予曰設使王允謀洩郿塢兵變其亂亦必至此予應之曰董卓不死將不止於劫天子而呂布不勝則必不至於劫公卿而亦必不至與董卓復合何以知之彼意在奪貂蟬則不得不黨王允黨王允則不得不助獻帝勢所必然耳



若使今人作裨官董卓之後便必緊接曹操而茲偏有催記為董卓之餘波又有李樂為催記之餘波夫然後以楊奉董承之救駕作一過文徐徐轉出曹操何其曲折乃爾斯真善作裨官者哉

却說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海濱眾將皆來會集欲再與曹

操決戰陳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之地那時再來未遲布曰吾欲

再投袁紹如何未叙袁紹那裏要來先叙呂布只邊要去宮曰先使人往冀州探聽消息然後可去布從之且說

袁紹在冀州聞知曹操與呂布相持謀士審配進曰呂布豺虎也若得兖州必圖冀

州不若助操攻之方可無患紹遂遣顏良將兵五萬往助曹操後陳琳檄中以此居功細作探知

這個消息飛報呂布布大驚與陳宮商議宮曰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布從

其言竟投徐州來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勇之士可出迎之糜竺曰呂

布乃虎狼之徒不可收留收則傷人矣為後文集徐州伏線玄德曰前者非布襲兖州怎解此郡

之禍前者曹軍之退名虧玄德是虧呂布今玄德明明說出何等光明忠厚今彼窮而投我豈有他心張飛曰哥哥心腸忒好雖然

如此也要準備老張却是粗中有細玄德領眾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

講禮畢坐下布曰某與自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又遭催記之變飄零關東諸侯多

不能相容豈非以汝連殺兩義故人多疑汝耶怎因曹賊不仁侵犯徐州蒙使君力救陶謙布因襲兖州以

分其勢便有居功之意不料反墮奸計敗兵折將今投使君共圖大事未審尊意如何玄德曰



陶使君新逝無人管領徐州因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將軍至此合當相讓遂將牌印送與呂布

有玄德今日之讓便有呂布後日之奪一似先知其將奪故將此讓

呂布却待要接只見玄德背後關張二人各有怒

色布乃佯笑曰量呂布一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讓陳宮曰強賓不壓主請使

君勿疑玄德方止遂設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玄德乃與關

張同往飲酒至半酣布請玄德入後堂關張隨入今妻女出拜玄德玄德再三謙讓

布曰賢弟不必推讓張飛聽了瞋目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何等敢稱

我哥哥為賢弟你來我和你鬪三百合

翼德生平只讓得兩個人為兄其餘則不惟不肖兄之并不肖弟之也呂布即欲為張公之弟且不可況欲為其兄且欲為其兄之

兄弟直其忿然欲鬪三百合也○皇帝且稱之為叔而呂布乃呼之為弟的是無禮玄德連忙喝住關公勸飛出玄德與呂布陪話曰劣弟

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然無語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槍而來大

叫呂布我和你併三百合

的是快人○寫張飛與呂布不合為徐州張本

玄德急令關公勸止次日呂布來辭玄

德曰蒙使君不棄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布當別投他處玄德曰將軍若去其罪大

矣劣弟冒犯另日當令陪話近邑小沛乃備昔日屯兵之處將軍不嫌淺狹權且歇

馬如何糧食軍需謹當應付呂布謝了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自去埋

怨張飛不題却說曹操平了山賊表奏朝廷加操為建德將軍費亭侯

此時朝廷是李傕郭汜做封操者惟

也其時李傕自為大司馬郭汜自為大將軍橫行無忌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

司農朱雋暗奏獻帝曰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謀臣武將數十員若得此人扶持社



稷勸除奸黨天下幸甚

以此時大勢觀之其才其力足以勤王臺者皆曹操也

獻帝泣曰朕被二賊欺凌久矣若得誅之

誠為大幸彪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

以安朝廷獻帝曰計將安出彪曰聞郭汜之妻最妬可令人於汜妻處用反間計則

二賊自相害矣

又是女將重出頭

帝乃書密詔付楊彪

此名曹操之詔也

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

府

重環計陪了一個貂蟬此計却就用地妻子更不費力

乘間告汜妻曰聞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

司馬知之必遭其害夫人宜絕其往來為妙汜妻訝曰怪見他經宿不歸却幹出如

此無恥之事

是妬婦聲曰

非夫人言妾不知也當慎防之彪妻告歸汜妻再三稱謝而別

謝過了數日郭汜又將往李傕府中飲宴妻曰惟性不測況今兩雄不並立倘彼酒

後置毒妾將奈何汜不肯聽妻再三勸住至晚間傕使人送酒筵至汜妻乃暗置毒

於中方始獻入汜便欲食妻曰食自外來豈可便食乃先與大試之犬立死

即用驢姬謂申生之

術此頗想亦曾讀過左傳

自此汜心懷疑一日朝罷李傕立邀郭汜赴家飲酒至夜席散汜醉而歸偶

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

本是自己吃醋却叫大夫吃糞

汜大怒曰吾與李

傕共圖大事今無端欲謀害我不先發必遭毒手遂密整本部甲兵欲攻李傕

亦設一計以邀傕如殺樊細故事乎郭安失算甚矣

早有人報知李傕亦大怒曰郭亞多安敢如此遂點本部甲兵來

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於長安城下混戰乘勢擄掠居民

楊彪反間計却弄出不好來了

兵圍住宮院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

只為一婦人致使禍及帝后

便賈詡左靈監押車



駕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擁出後宰門正遇郭汜兵到亂箭齊發射死者宮人不知其數李傕隨後掩殺郭汜兵退車駕冒險出城不由分說竟推到李傕營中郭汜領兵入宮盡搶擄宮嬪采女入營不喪姑妻耶放火燒宮殿董卓從洛陽郭汜焚長安又見咸陽三月也次日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領軍來營前廝殺帝后都受驚恐後人有詩嘆之曰

光武中興興漢世上下相承十二帝桓靈無道宗社隳闔臣擅權為叔李無謀何進作三公欲除社鼠招奸雄豺獺雖驅虎狼入西州逆豎生淫凶王允赤心託紅粉致令董卓成矛盾渠魁殄滅天下寧誰知李郭心懷憤神州荆棘爭奈何六宮饑饉愁干戈人心既離天命去英雄割據分山河後王規此存競業莫把金甌等閒缺生靈糜爛肝腦塗刺水殘山多怨血我觀遺史不勝悲今古茫茫嘆黍離人君當守苞桑戒太阿誰執金網維

却說郭汜兵到李傕出營接戰汜軍不利暫且退去傕乃移帝后車駕於郿塢董卓所築

至此惜王允殺卓時不即隨之使侄李暹監之斷絕內使飲食不繼侍臣皆有饑色帝令人問傕取米五

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怒曰朝夕上飯何又也求乃以腐肉朽糧與之惡皆臭不

可食帝罵曰逆賊直如此相欺侍中楊彪急奏曰傕性殘暴事勢至此陛下且忍之

不可櫻其鋒也欲必若換好米好肉恐亦如郭汜腹痛矣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袖忽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槍

刀映日金鼓震天前來救駕好消帝教打聽是誰乃郭汜也原來即帝心轉憂只聞塢

外喊聲大起原來李催引兵出迎郭汜鞭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

我汜曰你乃反賊如何不殺你

然則公又是何等人

催曰我保駕在此何為反賊汜曰此乃劫駕

何為保駕汜曰不須多言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只自併輸贏贏的便把皇帝取去

罷了

以皇帝賄輸贏之物可笑嘆○皇帝上用一把字皇帝下用取去字自有皇帝二字以來未有如此之狠狽者也

二人便就陣前廝殺戰到十合不勝負

只見楊彪拍馬而來大叫二位將軍少歇老夫特邀眾官來與二位講和

楊彪始欲用反間今又欲為

講和胸中全無主意

催汜乃各自還營楊彪與朱雋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

和郭汜竟將眾官盡行監下眾官曰我等為好而來何乃如此相待汜曰李催劫天

子偏我劫不得公卿

極及理語說來都是趣甚

楊彪曰一劫天子一劫公卿意欲為何汜大怒便拔劍

欲殺彪中郎將楊密力勸汜乃放了楊彪朱雋其餘都監在營中彪謂雋曰為社稷

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間耳

固是正論惜未得匡君救主之法

言訖相抱而哭昏絕於地雋歸家

成病而死

朱雋與蔡邕不同

自此之後催汜每日廝殺一連五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却說李

催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軍中

郭汜聽姑妻之言李催信女巫之說從來惡人未有不聽婦人言不信師巫也

說者可見趙嬪言信和術便非好人

賈詡屢諫不聽侍中楊琦密奏帝曰臣觀賈詡雖為李催腹心然其未

嘗忘君陛下當與謀之正說之間賈詡來到帝屏退左右泣諭詡曰卿能憐漢朝救

朕命乎

朕字兩頭說着救命二字自有朕以來未有如此之狠狽者也

詡拜伏於地曰固臣所願也陛下且勿言臣自圖之

帝收淚而謝少頃李催來見帶劍直入帝面如土色催謂帝曰郭汜不臣監禁公卿



欲劫陛下非臣則駕被擄矣帝拱手稱謝惟乃出時皇甫鄴入見帝帝知鄴能言又與李惟同鄉詔使往兩邊解和前有和事公卿此有和事天子鄴奉詔走至汜營說汜汜曰如李惟送出

天子我便放出公卿鄴即來見李惟曰今天子以某是西涼人與公同鄉特令某來

勸和二公汜已奉詔公意若何惟曰吾有敗呂布之大功請問此是甚麼功勞輔政四年多著勳

績劫天子得百姓都其是勳績天下共知郭亞多盜馬賊耳乃敢擅劫公卿與我相抗誓必誅之君試

觀吾方略士眾足勝郭亞多否夢話鄴答曰不然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

以致滅亡近董太師之強君所目見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國門則

強固不足恃矣將軍身為上將持鉞仗節子孫宗族皆居顯位國恩不可謂不厚今

郭亞多劫公卿而將軍劫至尊果誰輕誰重耶其詞太直不李惟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

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

諸侯皆助之矣費詡亦力勸惟怒少息詡遂推皇甫鄴出鄴大呌曰李惟不奉詔欲

弑君自立侍中胡貌急止之曰無出此言恐於身不利鄴叱之曰胡敬才汝亦為朝

廷之臣如何附賊君辱臣死吾被李惟所殺乃分也大罵不止鄴雖忠然李惟可以計勝不可以理爭也帝知之

急令皇甫鄴回西涼却說李惟之軍大半是西涼人氏更賴羌兵為助却被皇甫鄴

揚言於西涼人曰李惟謀反從之者即為賊黨後患不淺西涼人多有聽鄴之言軍

心漸渙軍士肯聽同鄉人語李惟即不肯同鄉人語逆賊不知有國并不知有鄉惟聞鄴言大怒差虎賁王昌追之昌知鄴乃忠

第十三回



義之士竟不往追只回報曰鄙已不知何往矣

王昌殊有俠氣

賈詡又密諭羌人曰天子知汝

等忠義久戰勞苦密詔使汝還郡後當有重賞羌人本怨李傕不與爵賞遂聽詡言

都引兵去詡又密奏帝曰李傕貪而無謀今兵散心怯可以重賞餌之帝乃降詔封

傕為大司馬傕喜曰此女巫神降祈禱之力也遂重賞女巫却不賞軍將

李傕如此者和其妻亦宜以重

汁灌之蓋郭記是吃羹人李傕亦是吃羹人也

騎都尉楊奉大怒謂宋果曰吾等出生入死身冒矢石功反不及女

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你於中軍放火為號吾當引兵外應二人

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不料其事不密有人報知李傕傕大怒令人擒宋果先殺

之楊奉引兵在外不見號火李傕自將兵出恰遇楊奉就寨中混殺到四更奉不勝

引軍投西安去了

為後救駕伏線

李傕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殺死者甚多忽人

來報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欲與二公解和聲言如不從者引兵擊之

不記殺與不記殺與

幸弘農帝喜曰朕思東都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為驃騎將軍濟進

糧食酒肉供給百官

可稱大驍糧食酒肉家常物耳不意此時天子公卿得之竟成至寶

汜放公卿出營傕收拾車駕東行遣舊

軍御林軍數百持戟護送鑾輿過新豐至霸陵時值秋天金風驟起

帝后回宮庭春暖今日却受用鞍馬秋風得

此點染悲涼之極

忽聞喊聲大作數百軍兵來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曰來者何人侍中楊

琦拍馬上橋曰聖駕過此誰敢攔阻有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命把守此橋以防



奸細既云聖駕須親見帝方可往信楊琦高揭珠簾帝諭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眾

將皆呼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過蜀陵秋景雖佳天子過橋不易二將曰報郭汜曰駕已去矣汜曰我正

欲哄過張濟劫駕再入郿塢郿塢者成縣縣名爾如何擅自放了過去遂斬二將起兵趕來車駕

正到華陰縣背後喊聲震天大叫車駕且休動帝泣告大臣曰方離狼窩又逢虎口

如之奈何眾皆失色賊軍漸近殺只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將當先一面大

旗上書大漢楊奉四字引軍千餘殺來好原來楊奉自為李傕所敗便引軍屯終

南山下今聞駕至特來保護補應前文當下列開陣勢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反賊奉

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驟驛驢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

斬崔勇於馬下楊奉乘勢掩殺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奉乃收軍來見天子帝慰

諭曰卿救朕躬其功不小奉頓首拜謝帝曰適斬賊將者何人奉乃引此將拜於車

下曰此人河東楊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先出字後出姓名又是一樣叙法帝慰勞之楊奉保駕至華陰

駐蹕將軍段煨具衣服飲膳上獻是夜天子宿於楊奉營中郭汜敗了一陣次日點

軍又殺至營前來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四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困在垓心又元正

在危急之中忽然東南上喊聲大震一將引軍縱馬殺來賊眾奔潰徐晃乘勢攻擊

大敗汜軍那人來見天子乃國戚董承也楊奉董承參差而至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

楊將軍誓斬二賊以靖天下帝命早赴東都連夜駕起前幸弘農却說郭汜引敗軍

第  
十三回



回撞着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東立脚得定。必然布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我等三族不能保矣。傕曰。今張濟兵據長安。未可輕動。我和你乘間合兵。

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記喜諾。

看李郭二人如此一番相爭。後忽又相合。詩云。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暋。相爾如仇。矣。小人

之交固都如是

二人合兵。於路劫掠所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兵遠來。遂勒兵回與賊大戰於

東澗。傕、汜二人商議。我眾彼寡。只可以混戰勝之。於是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

野。擁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帝后車出百官宮人符冊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

皆拋棄。郭汜引軍入弘農。擄掠承奉保駕走陝北。傕、汜分兵趕來。承奉一面差人與

傕、汜講和。一面密傳聖旨往河東。急召故白波帥韓暹、李樂、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

應。

此數人終非好相識。爾時何不使召曹操耶。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今不得已而召之。

以賊攻賊。豈是善計。

三處軍聞

天子赦罪賜官。如何不來。並拔本營軍士來與董承相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傕

郭汜但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

軍。

何嘗敢死。只是不敢求活耳。不當名爲敢死軍。只當名爲替死軍。

賊勢浩大。李樂軍到會於渭陽。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物件

拋棄於道。樂軍見衣服滿地。爭往取之。隊伍盡失。傕、汜二軍四面混戰。樂軍大敗。楊

奉董承遮欄不住。保駕北走。背後賊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

朕不可捨百官而去。眾皆號泣相隨。胡才被亂軍所殺。承奉見賊急追。請天子棄車

駕步行。至黃河岸邊。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氣嚴寒。帝與后強扶到



岸

此時景象比草堆螢火之時更是悲涼則是兄弟流離此則天嬪逃難也

邊岸又高不得下船後面追兵將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繩

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去人叢中國舅伏德挾白絹十數疋至曰我於亂軍中拾得

此絹可接連拽輦行軍校尉尚弘用絹包帝及后令眾先挂帝往下放之乃得下船

以白絹挂天子下船真可稱白龍挂

李樂仗劍立於船頭上后兄伏德負后下船中岸上有不得下船者爭

扯船纜李樂盡砍於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船渡眾人其爭渡者皆被砍下手指

左傳述晉敗於

邲之後有云舟中之指可掬也此將母同

哭聲震天既渡彼岸帝左右止剩得十餘人楊奉尋得牛車一輛載帝

至大陽絕食晚宿於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

惟許玉食乃有食粗糲之天子為之

一次日詔封李樂為征北將軍韓暹為征東將軍起駕前行有二大臣尋至哭拜車

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融也帝后俱哭韓融曰催汜二賊頗信臣言臣捨命去說二

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楊彪請帝都安邑縣駕

至安邑苦無高房帝后都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閉四邊插荆棘以為屏蔽帝與大

臣議事於茅屋之下

茅屋土階直欲比德唐堯

諸將引兵於離外鎮壓李樂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竟

於帝前毆罵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

禹嘗非飲食矣既使之法堯又使之學禹李樂真憂君哉

帝勉強納之李樂韓暹又連

名保奏黥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為校尉御史等官

李淮郭汜做了官原做強盜李樂等部曲做了強盜又要做官強盜是官

做官又是強盜做強盜則做了官是真做了強盜

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却說韓融曲說催汜二賊二賊均

從其言乃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歲大荒百姓皆食野菜餓莩遍野河內太守張楊獻



米肉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帝稍得寧董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遷東都李樂不從董承謂李樂曰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我只在此處住承奉乃奉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傕郭汜一同劫駕前則以賊攻賊今則以賊合賊董承楊奉韓暹知其謀連夜擺布軍士護送車駕前奔箕關李樂聞知不等傕汜軍到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傕郭汜在此汝果與傕汜無二嚇得獻帝心驚胆戰山上火光遍起正是

前番兩賊分為二今番二賊合為一不知漢天子怎離此難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曰奉先乘夜襲徐郡

或謂楊彪請召曹操何不請召劉備曰劉備兵少而勢弱曹操兵多而勢強以多少強弱而衡之則必舍備而取操矣況有楊奉韓暹懷二心以爭之於內又有諸大鎮挾重兵以爭之於外一劉備之兵力焉足以禦之乎荀彧告操曰恐有先我而為之者抑知袁紹袁術輩可為而不能為劉備能為而不得為舍曹操竟無有為之者爾

操之遷帝許都與卓之遷帝長安傕汜之遷帝鄜塢無以異也然卓與傕汜之名逆而操之名順者勤王之師與劫駕不同所以獨成氣候晉文公要天子赴河陽



而諸侯賓服真伯者之事也

劉備不殺呂布留以為操敵也他日白門樓勸斬呂布恐其為操翼也前之不殺與後之勸殺各有深意英雄所見非凡人可及

朱虛侯酒令正為怪著姓呂的張翼德酒風亦為怪著姓呂的朱虛侯意中只有一劉那管我是呂家女婿張翼德意中亦只有一劉偏怪他說呂家丈人

曹操為自己報父讎而徐州卒未嘗為曹所破呂布為老婆報父讎而徐州竟為布所奪鞭內父之怨更甚於殺親父之怨人情愛父不如愛妻可嘆也然愛父不如愛妻則必有愛妻不如愛妾者曹豹喫打便思為老婆報讎獨不思王允被殺何不為貂蟬報讎耶不算愛貂蟬還是怕老婆為之一笑

却說李樂引軍詐稱李傕郭汜來追車駕天子大驚楊奉曰此李樂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李樂親自出戰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刀砍於馬下

也算殺一李

殺散餘黨保

護車駕出箕關太守張楊具粟帛迎駕於軹道帝封張楊為大司馬楊辭帝屯兵野

王去了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高草宮院中只有頽牆壞壁

御

堅看月之處

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百官朝賀皆立於荊棘之中

天子一問在長安一如在荊棘中耳

詔改興平為

建安元年

建都二字取建都安邦之義可見天子之意固在洛陽也孰知曹操乃欲移之耶

是歲又大荒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

食盡去城中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樵採

群臣何罪皆為負新

多有死於頽



牆壞壁之間者

生不能為版築幸相死乃為橋下應留哀哉

漢末氣運之衰無甚於此後人有詩嘆之曰

血流芒碭白蛇亡赤幟從橫擾四方秦鹿逐翻興社稷楚驢推倒立封疆

天王懦弱奸邪起宗社凋零盜賊狂看到兩京遭難處鐵人無淚也悽惶

太尉楊彪奏帝曰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東兵強將盛可宣入朝以輔王

室帝曰朕前既降詔

應前文

卿何必再奏今即差人前去便了彪領旨即差使命赴山

東宣召曹操却說曹操在山東聞知車駕已還洛陽聚謀士商議荀彧進曰昔文公

納周襄王而諸侯服從

此勸以伯者之業

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

此直勸以王者之事

今天子蒙

塵將軍因此時首倡義兵奉天子以從眾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圖人將先我而為

之矣

此時此事除却曹操亦無人能為

曹操大喜正要收拾起兵忽報有天使齎詔宣召操接詔赴日興

師却說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郭崩倒欲修未能人報李傕郭汜領兵將至帝大驚

問楊奉曰山東之使未回李郭之兵又至為之奈何楊奉韓暹曰臣願與賊決死戰

以保陛下董承曰城郭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不若且奉駕往山東避

之帝從其言即日起駕望山東進發

前者使命未至曹操先欲勸王此時曹操未來天子反欲投標寫得兩不相招多忙變動之極

百官無馬皆隨

駕步行出了洛陽行無一箭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來到

又吃一林使人疑是

帝后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來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至車前拜啓曰曹

將軍盡起山東之兵應詔前來聞李傕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為先鋒引上將十



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心方安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韋等至駕前面君俱以軍禮見帝慰諭方畢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即命夏侯惇往探之回奏曰乃曹操

步軍也須臾曹洪李典樂進來見駕通名畢洪奏曰臣兄知賊兵將近恐夏侯惇孤

力難為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軍真社稷臣也

又怕

遂命護駕前行

探馬來報郭汜李傕領兵長驅而來帝命夏侯惇分兩路迎之惇乃與曹洪分為兩

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儘力攻擊傕汜賊兵大敗斬首萬餘于是請帝還洛陽故宮

夏侯惇屯兵於城外次日曹操引大隊人馬到來

馬軍先到步軍繼至然後大隊人馬到駕曹操來得聲勢

安營畢入城

見帝拜於殿階之下帝賜平身宣諭慰勞操曰臣向蒙國恩刻思圖報今傕汜二賊

罪惡貫盈臣有精兵二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為重帝

乃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却說李傕郭汜知操遠來議欲速戰賈詡諫

曰不可操兵精將勇不如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傕怒曰你敢滅吾銳氣拔劍欲斬詡

眾將勸免是夜賈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

去得是獨恨其不早耳

次日李傕軍馬來迎操兵操先

令許褚曹仁典韋領三百鐵騎於陣中衝突三遭方纔布陣陣圓處李傕姪李暹

李別出馬陣前未及開言許褚飛馬過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吃了一驚倒撞下馬

褚亦斬之雙挽人頭回陣曹操撫許褚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噲也

又隱然以高祖自待

隨令夏侯

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領中軍衝陣鼓響一聲三軍齊進賊兵抵敵不住



大敗而走。操親掣寶劍押陣，率眾連夜追殺，剿戮極多。降者不計其數。惟紀望西逃，命忙忙似喪家之狗，自知無處容身，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一向做官原是做强盜，今去做強盜原只算去做官。曹操

回兵，仍屯於洛陽城外。楊奉、韓暹兩個商議，令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

我等乃入奏天子，只以追殺惟紀為名，引本部軍屯於大梁去了。帝一日命人至操

營，宣操入宮議事。操聞天使至，請入相見，只見那人眉清目秀，精神充足。操暗想曰：

今東郡大荒，官僚軍民皆有饑色，此人何得獨肥？因問之曰：「公尊顏充腴，以何調理

而至此？」對曰：「某無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肥者必俗，好淡者必不俗。操乃領之。又問曰：「君居何職？」對曰：

「某居孝廉。」然則是曹操年家。原為袁紹張揚從事。今聞天子還都，特來朝覲。官封正議郎，濟陰

定陶人，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避席曰：「聞名久矣，幸得於此相見。」遂置酒帳中相待。

令與荀彧相會。忽人報曰：「一隊軍往東而去，不知何人。」操今人探之。董昭曰：「此乃李

催舊將楊奉與白波帥韓暹因明公來此，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操曰：「莫非疑操乎？」

昭曰：「此乃無謀之輩。明公何足慮也。」操又曰：「李郭二賊此去若何？」昭曰：「虎無爪，鳥無

翼，不久當為明公所擒，無足介意。」曹操見昭語言投機，便問以朝廷大事。昭

曰：「明公興義兵以除暴亂，入朝輔佐天子，此五伯之功也。但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

從。今若留此，恐有不便。惟移駕幸許都為上策。」此策非為朝廷專為曹操。朝廷播越，新還京師，遠近

仰望，以冀一朝之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決



計之

不似食淡人語然食鹽醋人又何能知此

操執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但楊奉在大梁大臣在朝不有

他變否昭曰易也以書與楊奉先安其心明告大臣以京師無糧欲軍駕幸許都近

魯陽轉運糧食庶無缺欠懸隔之憂大臣聞之當欣從也操大喜昭謝別操執其手

曰凡操有所圖惟公教之昭稱謝而去

曹操又得謀士

操由是日與眾謀士密議遷都之事

時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吾仰看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過

天津熒惑又逆行與太白會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將終

晉魏之地必有興者

周時有晉風而魏為晉所并魏地遂入於晉及晉卿魏斯求為諸侯與韓趙三分晉國而魏復與馬左傳曰魏大名也故是為卜居於此而子孫乃昌魏居天下之中中央屬土土之色黃正

應黃天當立之讖

又密奏獻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漢而有天下者當

在魏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或或曰

漢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興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

王立之言他日必有興者

雖云地利是合天時故曰曹操得天時

操意遂決次日入見帝奏曰東都荒廢久矣

不可修葺更兼轉運糧食艱辛許都地近魯陽城郭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用臣敢

請駕幸許都惟陛下從之帝不敢不從群臣皆懼操勢亦莫敢有異議遂擇日起駕

此時皇帝竟如雙陸象棋搬來搬去憑人安放

操引軍護行百官皆從行不到數程前至一高陵忽然喊聲大舉楊

奉韓暹領兵攔路

二人忽來奪駕使不得走未必不為惟泥所為

徐晃當先大叫曹操欲劫駕何往操出馬視之見

徐晃威風凜凜暗暗稱奇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



敗。操即鳴金收軍，召謀士議曰：「楊奉、韓暹誠不足道，徐晃乃真良將也。吾不忍以力併之，當以計招之。」

曹操見才便愛，安得不成大業。

行軍從事滿寵曰：「主公勿慮。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

今晚扮作小卒，偷入其營，以言說之，管教他傾心來降。操欣然從之。是夜滿寵扮作

小卒，混入彼軍隊中，偷至徐晃帳前，只見晃秉燭被甲而坐。寵突至其前，

來得愛元如華元登子反之計。

揖曰：「故人別來無恙乎？」徐晃驚起，熟視之曰：「子非山陽滿伯寧乎？何以至此？」寵曰：「某

現為曹將軍從事。今日於陣前得見故人，欲進一言，故特冒死而來。晃乃延之坐，問

其來意。寵曰：「公之勇略，世所罕有。奈何屈身於楊、韓之徒？曹將軍當世英雄，其好賢

禮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陣前見公之勇，十分敬愛，故不忍以健將決死戰，特遣寵來

奉邀。公何不棄暗投明，共成大業？」晃沉吟良久，乃喟然嘆曰：「吾固知奉、暹非立業之

人。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遇可事之主，

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晃起謝曰：「願從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暹而去，以為進見之

禮？」晃曰：「以臣弑主，大不義也。吾決不為。」

與呂布殺丁原大相懸絕，公明真義士，故後來獨與雲長公文厚。

寵曰：「公真義士也。」晃

遂引帳下數十騎，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早有人報知楊奉、奉大怒，自引千騎來追。

大叫徐晃反賊，休走。正追趕間，忽然一聲砲響，山上山下火把齊明，伏軍四出。曹操

自引軍當先，大喝：「我在此等候多時，休教走脫。」

滿寵去而徐晃必來，徐晃來而楊奉必走，都在曹操算中。

楊奉大驚，急待回

軍，早被曹軍圍住。恰好韓暹引兵來救，兩軍混戰。楊奉走脫，曹操趁彼軍亂，乘勢攻



擊兩家軍士大半多降楊奉韓暹勢孤引敗兵投袁術去了。

後文曹操收軍回營滿

寵引徐晃入見操大喜厚待之於是迎變駕到許都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

臺司院衙門修城郭府庫封董卓等十三人為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

封為大將軍武平侯

帝命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竟封得不賜故不若自封之為爽快也○李惟郭汜自寫職銜勅令帝封今曹操竟自封職銜更不勞天子費心愈出愈奇

以荀彧為

侍中尚書令荀彧為軍師郭嘉為司馬祭酒劉曄為司空祿曹毛玠任峻為典農中

郎將淮督錢糧程昱為更平相范成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都令夏侯惇夏侯淵

曾洪曹仁皆為將軍呂虔李典樂進于禁徐晃皆為校尉許褚典韋皆為都尉其餘

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

總結一句

朝廷大務先稟曹操然後封奏天子

此自

皇帝又在曹操手中過活矣

操既定大事乃設宴後堂聚眾謀士共議曰劉備屯兵徐州自領州事近

呂布以兵敗投之備使居於小沛若二人同心引兵來犯乃心腹之患也公等有何

妙計可圖之

方定許都遂以徐州為心腹之患可知徐州乃操所必欲爭也

許褚曰願請精兵五萬斬劉備呂布之頭獻於丞

相荀彧曰將軍勇則勇矣不知用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或有一計名曰二

虎競食之計

計名

今劉備雖領徐州未得詔命明公可奏請詔命實授備為徐州牧

因密與一書教殺呂布事成則備無猛士為輔亦漸可圖事不成則呂布必殺劉備

矣此乃二虎競食之計也

極似戰國策士之謀

操從其言即時奉請詔命遣使齎往徐州封劉備

為征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并附密書一封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帝幸許都

策士之謀

操從其言即時奉請詔命遣使齎往徐州封劉備

為征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并附密書一封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帝幸許都

策士之謀

操從其言即時奉請詔命遣使齎往徐州封劉備



正欲上表慶賀忽報天使至出郭迎接入郡拜受恩命畢設宴款待來使使曰君侯

得此恩命寔曹將軍於帝前保薦之力也玄德稱謝使者乃取出私書遞與玄德玄

德看罷曰此事尚容計議已識破機關席散安歇來使於館驛玄德連夜與眾商議此事張

飛曰呂布本無義之人殺之無礙直快玄德曰他勢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亦是不

義張飛曰好人難做看透世情語然為天下頂好人者說法非要人不做好人也玄德不從次日呂布來賀玄德教請入見

布曰聞公受朝廷恩命特來相賀玄德遜謝只見張飛扯劍上廳要殺呂布玄德慌

忙阻住布大驚曰翼德何故只要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道你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

殺你曹操這書却破他一口賊出玄德連聲喝退乃引呂布同入後堂實告前因就將曹操所送密書

與呂布看此是玄德妙用布看畢泣曰此乃曹賊令欲我二人不和耳玄德曰兄勿憂劉備誓

不為此不義之事呂布再三拜謝備留布飲酒至晚方回關張曰兄長何故不殺呂

布玄德曰此曹孟德恐我與呂布同謀伐之故用此計使我兩人自相吞併彼却於

中取利奈何為所使乎荀彧之計早被料破可見玄德機智絕人不是一味忠厚關公點頭道是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

以絕後患本心自要殺此賊固不因孟德之書起見也快人快語玄德曰此非大丈夫之所為也次日玄德送使命回

京就拜表謝恩並回書與曹操只言容緩圖之使命回見曹操言玄德不殺呂布之

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彧曰又有一計名曰驅虎吞狼之計計名操曰其計又奇

如何彧曰可暗令人往袁術處通問報說劉備上密表要略南郡術聞之必怒而攻



備公乃明詔劉備討袁術兩邊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驅虎吞狼之計也

因劉呂二人不肯相併又弄出

一處

操大喜先發人往袁術處次假天子詔發人往徐州却說玄德在徐州聞使命

至出郭迎接開讀詔書却是要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送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

曹操之計玄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

曹操所以能令人者只為假託王命

遂點軍馬尅日起程孫乾曰

可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願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

欲與你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願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一者酒後

剛強鞭撻士卒

為下文使酒快線

二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

為下文不聽陳登伏線

吾不放心張飛曰弟自

今以後不飲酒

只為不飲酒倒弄出酒風來

不打軍士諸般聽人勸諫便了糜竺曰只恐口不應心飛

怒曰吾跟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你如何輕料我玄德曰弟言雖如此吾終不放心還

請陳元龍輔之早晚令其少飲酒

不但飲而曰少飲料得張公必不肯不飲酒也

勿致失事陳登應諾玄德吩咐

了當乃統馬步軍三萬離徐州望南陽進發却說袁術聞說劉備上表欲吞其州縣

乃大怒曰汝乃織席編履之夫今輒占據大郡與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欲

圖我深為可恨乃使上將紀靈起兵十萬殺奔徐州兩軍會於盱眙玄德兵少依山

傍水下寨那紀靈乃山東人使一口三尖刀重五十斤是日引兵出大罵劉備村夫

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天子詔以討不臣汝今敢來相拒罪不容誅紀靈大怒

拍馬舞刀來取玄德關公大喝曰匹夫休得逞強出馬與紀靈大戰一連三十合不



分勝負。紀靈天叫少歇。關公便撥馬回陣，立於陣前候之。

儒雅之極是雲長身，分不是翼德身分。

紀靈却遣

副將荀正出馬。關公曰：「只教紀靈來與他決個雌雄。」荀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紀將

軍對手。」關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於馬下。玄德驅兵殺將過去。紀靈大

敗，退守淮陰河口，不敢交戰。只教軍士來偷營劫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軍相拒，不

在話下。却說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後，一應雜事俱付陳元龍管理。軍機大務自家斟

酌。一日設宴，請各官赴席。眾人坐定，張飛開言曰：「我兄臨去時，吩咐我少飲酒，恐致

失事。眾官今日盡此一醉。」明日都各戒酒。

自己不能戒酒，却要眾人陪他戒酒，妙。

幫我守城。今日却都要滿飲。

言罷起身，與眾官把盞酒至曹豹面前。豹曰：「我從天戒，不飲酒。」

天戒二字新。你自不飲酒，天何嘗戒你來。

飛曰：

「廝殺漢如何不飲酒？」

一死不足惜，斗酒安足辭。

我要你吃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了一杯。

破天戒矣。

張飛把遍

各官自斟巨觥，連飲了幾十杯，不覺大醉。却又起身與眾官把盞酒至曹豹。豹曰：「某

實不能飲矣。」飛曰：「汝恰纔喫了，如今為何推却？」豹再三不飲。飛醉後使酒，

今人每因使酒，故戒酒翼德偏

因戒酒反致使酒畢，竟今人俗而翼德趣。

便發怒曰：「你違我將令，該打一百。」

以將令行酒令，官不過取笑，以酒令行將令，官却是認真。

便喝軍士擎下。

陳元龍曰：「玄德公臨去時，吩咐你甚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休來管我。」

違了將令，固非文官

所得而

曹豹無奈只得告求曰：「翼德公看我女婿之面，且恕我罷。」飛曰：「你女婿是誰？」

曰：「呂布是也。」

正提着他對頭。

飛大怒曰：「我本不欲打你，你把呂布來嚇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

便是打呂布。」

使酒罵曹豹，意不在曹豹而在呂布，亦如灌夫使酒罵臨汝侯，意不在臨汝而在田蚡也。

諸人勸不住，將曹豹鞭至五十。

此五十鞭只算酒筵



人苦苦告饒方止。

不怕曹豹背席散曹豹回去

深恨張飛連夜差人齎書一封，逕投小沛見呂布，備說張飛無禮，且云：玄德以往淮南，今夜可乘飛醉，引兵來襲徐州，不可錯此機會。呂布見書，便請陳宮來議。宮曰：小沛原非久居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失此不取，悔之晚矣。

兩雄不並棲，況有陳宮為之謀，曹操為之構，即無張飛使酒布既久居小沛，哉無徒以使酒責張飛也。

布從之，隨即披挂上馬，領五百騎先行，使陳宮引大軍繼進。高順亦隨後進發。

曹操之攻徐州為久報讎，呂布之襲徐州為妻父之報讐。

小沛離徐州只四五十里，上馬便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澄清。

當此月明人靜，正好再飲酒如何却動兵。

上更不知覺，布到城邊，叫曰：劉使君有機密使人至，城上有曹豹軍報知曹豹，豹上城觀之，便令軍士開門。呂布一聲暗號，眾軍齊入，喊聲大舉。張飛正醉卧府中，左右

急忙搖醒，報說呂布賺開城門，殺將進來了。張飛大怒，慌忙披挂綽了丈八蛇矛，纔

出府門，上得馬時，呂布軍馬已到，正與相迎。張飛此時酒猶未醒，不能力戰，呂布素

知飛勇。

虎牢關前已曾領教。

亦不敢相逼，十八騎燕將保着張飛，殺出東門。玄德家眷在府中，都

不及顧了。却說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從，又欺他醉，遂引百十人趕來。

豈非飛見死。

豹大怒，拍馬來迎，戰了三合，曹豹敗走。飛赶到河邊，一槍正刺中曹豹後心。

此一槍只算醉筆草。

草○此時酒令已完，正好殺將連人帶馬死於河中。

活時不肯飲酒，死時罰他吃水。

飛於城外招士卒出城者，盡隨飛投淮南而去。呂布入城安撫居民，令軍士一百人守把玄德宅門，諸人不許擅入。

此非呂布用情，乃感玄德示以

操書之情也。

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盱眙，來見玄德，具說曹豹與呂布裡應外合，夜襲徐州。



眾皆失色。玄德嘆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

落落文夫語

關公曰：「嫂嫂安在？」問得飛曰：「皆陷於」

城中矣。玄德默然無語。

聞家者失陷只默然不語，後見翼德欲自刎却放聲大哭，是至情亦是妙用。

關公頓足埋怨曰：「你當初要守

城時，說其來兄長吩咐你甚來？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如何得好？」張飛聞言，

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正是：

舉杯暢飲情何放，拔劍捐生悔已遲。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呂布襲兖州而曹操卒復兖州。呂布襲徐州而劉備不能復徐州。非備之才不如而實勢不如也。本是呂布依劉備。今反成劉備依呂布。客轉為主。主轉為客。備之過亦艱矣哉。

孫策信太史慈而慈亦不欺孫策。英雄心事如青天白日。所以能相與有成。早若劉備不聽曹操而殺呂布。呂布乃聽袁術而欲攻劉備。及為袁術所欺而後召劉備。何無信義。乃爾翼德之欲殺之。可謂知人。翼德非莽人也。

玉璽得而孫堅亡。玉璽失而孫策霸。玉璽之無關重輕也。成大業者以收人才。結民心為寶。而玉璽不與焉。堅之匿之不若策之棄之。策之英雄殆過其父。

或曰孫策如此英雄。何不先擊劉表以報父讎。子曰脚頭不立定。未可報讎。脚頭纔立定。亦未可報讎。曹操初得兖州而遽擊陶謙。則呂布旋議其後。劉備未定。已蜀而遽攻曹操。則關張不能為功。固籌之熟矣。

前卷叙曹氏立國之始。此卷叙孫氏開國之由。兩家已各自成一局。面而劉備則尚覺無依。然繼漢正統者備也。故前卷以劉備結。此卷以劉備起。叙兩家必夾叙劉備。蓋既以備為正統。則叙劉處文雖少。是正文。叙孫曹處文雖多。皆旁文。於



旁文之中帶出正文。如草中之蛇。於彼見頭。於此見尾。又如空中之龍。於彼見鱗。於此見爪。記事之妙。無過於是。今人讀三國志。而猶欲別讀稗官。則是未嘗讀三國志也。

却說張飛拔劍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衛風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從來衣服比妻子。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但聞人有繼妻不聞有繼兄繼弟。吾三人桃園結義。

不求同生。但願同死。今雖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況城池本非吾有。

識時達勢語。家眷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尚可設計救之。賢弟一時之誤。何至遽欲捐生耶。

今之因妯娌不睦而致兄弟不睦者多矣。同姓且然。何況異姓。觀玄德數語。勝讀棠棣一篇。說罷大哭。關張俱感泣。且說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

星夜差人至呂布處。許以糧五萬斛。馬五百疋。金銀一萬兩。綵緞一千疋。使夾攻劉

備。袁術前既不納呂布。今又交通呂布。反復可笑。布喜。令高順領兵五萬襲玄德之後。前曾為其所拒。今又為其所使。呂布不但無義。亦無氣。玄德聞

得此信。乘陰雨撤兵棄盱眙而走。思欲東取廣陵。比及高順軍來。玄德已去。高順與

紀靈相見。就索所許之物。靈曰。公且回軍。容某見主公計之。高順乃別紀靈回軍。見

呂布。具述紀靈語。布正在遲疑。忽有袁術書至。書意云。高順雖來。而劉備未除。且待

捉了劉備。那時方以所許之物相送。前之所許。竟似商於六百里。布怒罵袁術失信。欲起兵伐之。陳宮

曰。不可。術據壽春。兵多糧廣。不可輕敵。不如請玄德遷屯小沛。使為我羽翼。他日令

玄德為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橫天下矣。布聽其言。令人賁書令玄德。



回

忽欲攻之忽欲迎之反覆無常可笑

却說玄德引兵東取廣陵被袁術劫寨折兵大半回來正遇呂布之

使呈上書札玄德大喜關張曰呂布乃無義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情待

我奈何疑之遂來到徐州

此在他人決不肯來亦決不敢來

布恐玄德疑惑先令人送還家眷甘糜二夫

人見玄德具說呂布令兵把守宅門禁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

德謂關張曰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入城謝呂布張飛恨呂布不肯隨往先奉

二嫂往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呂布曰吾非欲奪城因令弟張飛在此恃酒

殺人恐有失事故來守之耳

謝多

玄德曰備欲讓兄久矣布假意仍讓玄德玄德力辭

還屯小沛住劄

本是呂布寄寓於劉備反弄成劉備寄寓於呂布真客反為主主反為主

關張心中不平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

時不可與命爭也

能屈然後能伸確是至言

呂布令人送糧米段疋自此兩家和好不在話下却說

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而回術喚策至策拜於堂

下問勞已畢便令侍坐飲宴

此處即寫孫策忽寫他在袁術堂下趨瞻拜生今人不解其故直至下文方與說明筆法妙甚

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

退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璟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

於曲阿自己却投袁術術甚愛之常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使為懷義

校尉引兵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今又得勝而回

補叙

當日

筵設策歸營寨見術席間相待之禮甚傲

袁術與孫堅同輩其待策之傲自以為父執耳不知英雄固不論年輩雖少猶虎也術雖髮白不過一老牛而已

心中鬱悶乃步月於中庭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我今淪落至此不覺放聲大哭

在洛陽



時曾於月下揮淚今孫策在表術處亦於月下放聲一為國事傷情一為聲家發憤我有一片心訴與天過月月之感人甚矣哉

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

如此尊公在日多曾用我君若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乃自哭耶策視之乃丹陽故

障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孫堅舊從事官也策收淚而延之坐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

父之志耳

哭得英雄

治曰君何不告袁去路借兵往江東假名救吳璟實圖大業而乃久

困於人之下乎正商議間一人忽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百人暫

助伯符一臂之力策視其人乃袁術謀士汝陽細陽人姓呂名範字子衡

袁術謀士為他人用術之無成

可知策大喜延坐共議呂範曰只恐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

璽

乃前設誓抵賴今子竟不隱諱

以為質當

以無用之璽換有用之兵大有計算

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

袁術平日思想却從呂範口中補出妙

以此相

質必肯發兵三人計議已定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曰父讎不能報今母舅吳璟又

為揚州刺史劉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

先說報父讎是重在救母難

策敢借雄兵數

千渡江救難省親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為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

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今且權留在此

為後文借號張本

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之

後可速回來你職位卑微難掌大權我表你為折衝校尉殄寇將軍

不借得兵馬兼得一個大官

越日

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引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擇日起兵行至歷

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見了孫策下馬便拜策視其人乃廬江

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

孫策是小霸王此人是小龍也

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



同年交情甚密因結為昆仲策長瑜兩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令往

省親

不但同年亦且同志

到此與策相遇策見瑜大喜訴以衷情瑜曰某願效犬馬之力共圖大

事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便令與朱治呂範等相見瑜謂策曰吾兄欲濟大事

亦知江東有二張乎

一人薦出二人○能成大事者必能薦賢

策曰何為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

字子布一人乃廣陵張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

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令人賫禮往聘俱辭不至

有身分者呼之即至者周瑜亦不薦之矣

策乃親到其家與語

大悅力聘之二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為長史兼撫軍中郎將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

商議攻擊劉繇却說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大尉劉寵之姪充

州刺史劉岱之弟舊為楊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曲阿

叙明劉繇來處

當下

聞孫策兵至急聚眾將商議部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於牛渚縱有百萬之兵亦不

敢近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為前部先鋒眾視之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

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劉繇繇留於帳下

補應前文

當日聽得孫策來到願為前

部先鋒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為大將

袁術以年輕孫策劉繇亦以年輕太史慈術與繇是一流人

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

不喜而退張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即閣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

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

寨中有人放火

此放火者果何人耶事誠意外之事文亦意外之文

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



牛渚望深山而逃。原來乃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楊子江中。

劫掠為生。久聞孫策為江東豪傑。能招賢納士。故特引其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

不待相投而後立功乃先立功而後相投來得其奇策大喜。用為軍前校尉。收得牛渚卸閣糧食軍器并降卒四千餘人。

遂進兵神亭。却說張英敗回。見劉繇。繇怒欲斬之。謀士窄融薛禮勸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敵劉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漢

光武廟否。土人曰有。廟在嶺上。光武廟宜在洛陽奈何神亭嶺亦有之意者洛陽太廟焚毀而劉繇自以為宗室乃立廟於此耶策曰。吾夜夢光武

召我相見。當往祈之。孫策後來不信神仙此日獨信夢兆何也長史張昭曰。不可。嶺南乃劉繇寨。倘有伏兵。奈

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懼焉。遂披挂綽槍上馬。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等共十

三騎出寨上嶺。到廟焚香。下馬恭拜已畢。策向前跪祝曰。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復

興故父之墓。即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鄉自欲興孫家基業與劉家何與且正與劉家宗親作對何反向漢室祖先致祝也○小霸王欲求神力助攻劉氏當求項君廟而

之祀畢。出廟上馬。回顧眾將曰。吾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為不可。策不從。

遂同上嶺。南望村林。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迎

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捉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披挂上馬。綽槍

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

助之。拍馬同行。此小將惜不傳其名可眾將皆笑。燕雀笑却說孫策看了半晌。方始回馬。足見孫策胆大

助之。拍馬同行。此小將惜不傳其名可眾將皆笑。燕雀笑却說孫策看了半晌。方始回馬。足見孫策胆大



正行過嶺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

一齊擺開策橫槍立馬於嶺下待之

儒雅之極

太史慈高叫曰那個是孫策策曰你是何

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大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只我便是

從容之極

你兩個一齊來

併我一個我不懼你我若怕你非孫伯符也

孫即備戰太史慈此項羽所謂獨身挑戰者也

慈曰你便要眾人都來

我亦不怕縱馬橫槍直取孫策策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負程普等

暗暗稱奇

在旁觀者眼中筆寫一筆妙

慈見孫策槍法無半點兒差漏乃佯輸詐敗引孫策趕來慈却

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後策趕到大喝曰走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忖這廝有

十二從人我只一個便活捉了他也被眾人奪去

不慈捉不到孫策只慈捉了被入奪去可謂目無孫策矣

再引一程教

這廝沒尋處方好下手於是且戰且走策那裡肯捨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

再戰又戰五十合策一槍搠去慈閃過挾住槍慈也一槍搠去策亦閃過挾住槍兩

個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

殺得好看

馬不知走的那裡去了

不惟從人失散且復喪其馬

兩個棄了槍揪

住廝打

成相識

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掣了策頭上的

兜鍪策把戟來刺慈慈把兜鍪遮架

策即以慈之戟刺慈慈亦即以策之盔禦策同時以敵治敵同是以我困我

忽然喊聲後起乃劉

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策與慈方纔放手慈於

軍中討了一匹馬細取了槍上馬復來孫策的馬却是程普收得細策亦取槍上馬

劉繇一千餘軍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逶迤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領軍來



到前有此軍接應不誤孫策不輕身劉繇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

收軍

若近風雨越策二人直將殺至天明矣

次日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出迎兩陣圓處孫策把槍

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已被刺死了太史

慈亦將孫策兜盔於陣前

前日虎牢關上挑孫堅赤膽今日神亭嶺下挑孫策兜盔奇禍各傾世家

也軍令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

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邊道強太史慈出馬要與孫策決個勝負策遂欲出程普曰

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

來程普大怒挺槍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

我正要捉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有廬江松滋人陳武

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

此段事即在衆人口中叙出其首筆

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會薛禮竿

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

周瑜襲取曲阿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從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

繇軍兵大敗眾皆四紛五落太史慈獨力難當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却說孫

策又得陳武為輔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

前只在劉繇口中述其事今却在孫策眼中見其人補叙得妙

策甚

敬愛之拜為校尉使作先鋒攻薛禮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

只十餘騎耳

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劉繇竿融二人出馬迎敵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



背後一人挺槍出馬乃部將于麋也與策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回陣繇將樊能見捉了于麋挺槍來趕那槍剛擗到策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人暗算

策回頭忽見樊能馬到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樊能驚駭倒翻身撞下馬來破頭而

死策到門旗下將于麋丟下已被挾死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自此人皆呼孫

策為小霸王

世中史註一筆妙○霸王無面見于東今小霸王復霸江東或即項羽後身亦未可知

當日劉繇兵大敗人馬大半降策策斬首

級萬餘劉繇與笮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

又走到孫策處人處

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河邊

招諭薛禮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眾將急救起還營拔箭

以金瘡藥敷之策令軍中詐稱主將中箭身死

孫堅真被射死孫策詐作射死一真一假一生一死令人不測

軍中舉哀拔寨

齊起薛禮聽知孫策已死連夜起城內之軍與驍將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忽然

伏兵四起孫策當先出馬高聲大叫孫郎在此

孫策不死無異孫堅復生

眾軍皆驚盡棄槍刀拜於

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撥馬回走被陳武一槍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薛禮

死于亂軍之中策入秣陵安輯居民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却說太史慈招得精

壯二千餘人并所部兵正要來與劉繇報讎孫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

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縣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軍太史慈到那裡人困馬

乏必然被擒原來太史慈所招軍大半是山野之民不暗紀律

然則雖有二十人原只太史慈一人耳

涇縣城

頭若不甚高當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上



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引軍來趕太史慈正走後軍趕至三十里却趕不了太史慈

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裡絆馬索齊來將馬絆

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

錦袍衣之孫策為小霸王太史慈亦一小英雄也但項羽不能用英布孫策能用慈勝項羽多矣請入寨中謂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蠱

輩不能用為大將以致此敗貶毀劉繇慈見策待之甚厚遂請降策執慈手笑曰神

亭相戰之時若公獲我還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也極似穿封成對楚靈王語策大笑請入帳邀之

上坐設宴款待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某欲自往收拾餘眾以助明公不識能相

信否策起謝曰此誠策所願也今與公約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而去諸將曰

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策曰子義乃信義之士必不肯我眾皆未信次日立竿於營

門以候日影恰將日中太史慈引一千餘眾到寨孫策大喜眾皆服策之知人有孫策之信太史慈乃有孫權之信諸葛瑾弟正學其兄也

於是孫策引數萬之眾乃下江東安民恤眾投者無數江東之民皆

呼策為孫郎但聞孫郎兵至皆喪胆而走及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擄掠雞犬不驚人

民皆悅賁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懽聲遍野項羽好戰每欲屠城今小霸王絕勝老霸王矣其劉繇舊軍願

從軍聽從不願為軍者給賞歸農江南之民無不仰頌勇而能仁尤為難得由是兵勢大

盛策乃迎母叔諸弟俱歸曲阿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孫權此處方出頭策領兵南取吳郡

時有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據吳郡遣部將守住烏程嘉興當日白虎聞策兵至命



弟嚴興出兵會於楓橋

孫即既得陳武又得太史慈已有二虎何怕此一虎

興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入中軍策便

欲出

一將之勇有餘君人之度未足

張紘諫曰夫主將乃三軍之所繫命不宜輕敵小寇願將軍自重策

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親冒矢石則將士不用命耳遂遣韓當出馬比及韓

當到橋上時將欽陳武早駕小舟從河岸邊殺過橋裡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

上岸砍殺嚴興退走韓當引軍直殺到閭門下賊退入城裡去了策分兵水陸並進

圍住吳城一圍三日無人出戰策引眾軍到閭門外招諭城上一員裨將左手托定

護梁右手指手下大罵太史慈就馬上拈弓取箭顧軍將曰看我射中這廝左手說

聲未絕弓弦響處果然射个正中把那將的左手射透反牢釘在護梁上

此時但會罵人却不能口手相

應

城下城上人見者無不喝采

城下喜而喝采人宜笑城上人正當著急如何也喝采想蘇州人固應有此清興

眾人救了這人下城白

虎大驚曰彼軍有如此人安能敵乎遂商量求和次日使嚴興出城來見孫策策請

興入帳飲酒酒酣問興曰令兄意欲如何興曰欲與將軍平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輩

安敢與吾相等

彼自名曰虎策乃目之曰鼠

命斬嚴興興拔劍起身策飛劍砍之應手而倒割下首級

令人送入城中曰虎料敵不過棄城而走策進兵追襲黃蓋攻取嘉興太史慈攻取

烏程數州皆平白虎奔餘杭於路劫掠

人遇孫家兵如遇青龍過嚴家兵真如遇白虎

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

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使為從征校尉遂同引兵渡江嚴白虎聚寇

分布於西津渡口程普與戰復大敗之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



虎忽一人出曰不可。孫策用仁義之師。白虎乃暴虐之將。還宜擒白虎以獻孫策。此

謀朗視之。乃會稽餘姚人。姓虞名翻。字仲翔。見為郡吏。朗怒叱之。翻長嘆而出。朗遂

引兵會合白虎。同陳兵於山陰之野。兩陣對圓。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興仁義之兵。

來安浙江。汝何故助賊。朗罵曰。汝貪心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併吾界。今日特與嚴

氏報讎。

王朗亦一時名士。何不識好歹至此。

孫策大怒。正待交戰。太史慈早出。王朗拍馬舞刀。與慈戰不數

合。朗將周昕殺出助戰。孫策陣中黃蓋飛馬接住周昕交鋒。兩下鼓聲大震。互相鏖

戰。忽王朗陣後先亂。一彪軍從背後抄來。

奇來得。

朗大驚。急回馬來迎。原來周瑜程普

引軍利斜殺來。

孫郎每虧周郎接應。孫郎之下江東周郎之功居多。

前後夾攻。王朗寡不敵眾。與白虎周昕殺條血路。

走入城中。拽起吊橋。堅閉城門。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分布眾軍四門攻打。王朗

在城中見孫策攻城甚急。欲再出兵。決一死戰。嚴白虎曰。孫策兵勢甚大。足下只宜

深溝高壘。堅壁勿出。不消一月。彼軍糧盡。自然退走。那時乘勢掩之。可不戰而破也。

朗依其議。乃固守會稽城而不出。

幾如勾踐之甲楯五千。

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眾

將計議。孫靜曰。王朗負固守城。難可卒拔。會稽錢糧大半屯於查渚。其地離此數十

里。莫若以兵先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

孫策有叔孫堅有弟。

策大喜曰。叔父妙用。足

破賊人矣。即下令於各門燃火。虛張旂號。設為疑兵。連夜撤圍南去。周瑜進曰。主公

大兵一起。王朗必出城來。趕可用奇兵勝之。策曰。吾今准備下了。取城只在今夜。遂



令軍馬起行

名取查清其意實是在會稽孫郎兵法頗妙非徒勇也

却說王朗聞報孫策軍馬退去自引眾人來敵樓上

觀望見城下烟火併起旌旗不雜心下遲疑周昕曰孫策走矣特設此計以疑我耳

可出兵襲之嚴白虎曰孫策此去莫非要去查清我引部兵追之朗曰查清是我屯

糧之所正須隄防汝引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昕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

初更離城二十餘里忽密林裡一聲鼓響火把齊明白虎大驚便勒馬回走一將當

先攔住火光中視之乃孫策也周昕舞刀來迎被策一槍刺死餘眾皆降白虎殺條

血路望餘杭而走王朗聽知前軍已敗不敢入城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孫策復回

大軍乘勢取了城池安定人民不隔一日只見一人將著嚴白虎首級來孫策軍前

投獻策視其人身長八尺面方口闊問其姓名乃會稽餘姚人姓董名襲字元代

此人

亦先立功而後出姓名與前文一樣筆法

策喜命為別部司馬自是東路皆平令叔孫靜守之朱治為吳郡太

守收軍回江東却說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值更深不及抵

敵泰抱權上馬賊用刀來砍泰赤体步行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

槍直取周泰被泰扯住槍拖下馬來奪了槍馬殺條血路救出孫權餘賊遠遁周泰

身被十二槍

有如此用命之將安得不死

金瘡發脹命在須臾策聞之大驚帳下董襲曰某曾與海寇

相持身遭數槍得會稽一个賢郎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

因薦醫遂并薦一薦

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曰此賢士也我當用之

急於求醫更急於用賢

乃令張昭與董襲



同往聘請虞翻翻至策優禮相待拜為功曹因言及求醫之意

先拜官而後問醫是為其賢士而用之非專託其請醫主也

翻曰此人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真當世之神醫也當引之來見不一日

引至策見其人童顏鶴髮飄然有出世之姿

此處出現

乃待為上賓請視周泰瘡陀曰

此易事耳投之以藥一月而愈策大喜厚謝華陀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

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

術取玉璽却說袁術暗有稱帝之心乃回書推托不還

孫堅處璽而不出袁術賴璽而不還皆以此璽為奇貨不知在人不在璽之在德

不在

急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蕤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曰孫

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乃不思報本而反來索璽殊為無禮當以何

策圖之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也今當先伐劉備

此奉書以備始

亦以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然後圖取孫策未遲某獻一計使備即日就擒正是

不去江東圖虎豹却來徐郡鬪蛟龍

不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渭水

操欲殺布而備出書以示布術欲攻備而布亦射戟以救備相報之道也操因備

之不殺布而使備怨於術術因布之不攻備而遂求婚於布相取之謀也以相報

之道言之布在立德度內以相取之謀論之術亦在孟德算中

嘗縱觀春秋時事婚姻每為敵國辰嬴在晉而秦嘗伐晉穆姬在秦而晉嘗絕秦



況呂布不有其父何有其婿袁術不有其同族之兄何有於異姓之戚安在疏不問親耶或解之曰天下儘有於父母則背之於兒女則暱之者於兄弟則背之於外戚則親之者人情顛倒往往如是此固陳宮之所必欲勸而陳珪之所必欲爭耳

毛遂對楚王曰合從為楚非為趙呂布恐袁術取小沛則徐州危其勸和也為己非為備也張儀勸楚絕齊歡而楚遂為秦所弱陳珪恐袁呂之交合則不利於劉亦不利於曹其勸絕也亦為劉為曹而非為布也惟布本不為備故奪馬求和便不許備而射戟之時口口為備矜德色於備一似助備無有如布者惟珪本不為布方父子同謀以圖布而絕婚之謀口口為布諄諄愛布一似效忠於布無有如珪者三國志有戰國策之譎而戰國無三國志之巧真絕世妙文哉

操之忌備前既欲使呂布圖之後又使袁術攻之而決不肯自殺之者要推惡人與別人做蓋以其為人望所歸而不欲使吾有害賢之名也此等奸雄奸到絕頂僉父不解讀書至此失聲嘆曰曹操亦有好處此真為曹操所笑矣

董卓愛婦人曹操亦愛婦人乃卓死於布而操不死於繡何也曰卓之死為失心腹猛將之心操之不死為得心腹猛將之助也興亡成敗止在能用人與否耳豈在好色不好色哉吳王不用子胥雖無西施亦亡吳王能用子胥雖有西施何害



袁中郎先生作靈品記曰先齊有好內之桓公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為俘虜此千古風流妙論

摹寫典韋以死拒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氣是篇中出色處

却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

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

其心前番是賄今番是現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具

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先送後講呂布甚喜賴物便怒得物便喜實如小兒重待韓胤胤回告

袁術術遂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玄德聞知此信聚

眾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

曰那廝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書略曰

伏自將軍垂念今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袁術欲報私讎遣紀靈領兵

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前者袁術送糧致書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

來求救吾想玄德屯軍小沛未必遂能為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

以圖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點兵起程呂布從來沒主張獨此番大有定見却說紀靈起兵長驅

大進已到沛縣東南筍下營寨畫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崩天地形容聲勢玄德



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也只得勉強領兵出縣布陣安營忽報呂布引軍離縣一里西南上筭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于呂布責其無信袁術先曾不信呂布

呂布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怨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

宴此非飲宴時豈欲以杯酒釋兵權耶奇絕玄德聞布相請即便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

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有脚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

今特解公之危且不明言解危之法妙異日得志不可相忘與自接樓相照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

立於背後人報紀靈到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勿得生疑玄

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寨却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抽身便回同時一驚紀靈尤甚

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推數萬之眾而以童推將之靈曰將軍欲殺紀

靈耶此句着忙之極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兒乎此句又遇望之極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為何布

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為將軍所困故求救之且不明言救之之法妙靈曰若此則殺靈也此句更着忙得

妙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為兩家解之絕以今日訟師之言靈曰請問今

日解之之法未入門先請問情景逼真布曰吾有一法從天所決且只含吐不即說出妙乃拉靈入帳與玄德相

見兩人不以兵戎相見而以酒食大奇二人各懷疑忌布乃居中坐使靈居左備居右主居中而客居左右是大阿哥算分且教設

宴行酒今大阿哥慣要備酒替人和事蓋有所說觀於其間也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

各罷兵開說且只如此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



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雖兵少觀汝輩如兒戲耳

呂布提之如童稚則張飛觀之如兒戲矣

你比百萬黃巾何如

你敢傷我哥哥

有立德之無語少不得張飛之發作

關公急止之曰且看呂將軍如何主意那時各回營寨

廝殺未遲

有張公之發作少不得關公之勸解○做好做惡自收自放今之聽處事人多用此法

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圍須不教你廝殺

和

聲曰這邊紀靈忿怒那邊張飛只要廝殺

情景逼真

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畫戟

在手紀靈立德盡皆失色

本是解和却故作此京人之筆

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盡在天命令左右

接過畫戟去轅門外遠遠插定乃回顧紀靈立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

一箭射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

方說出解之之法妙

如射不中時各自回營安排廝殺有不從吾

言者併力拒之

魯中連聯城一矢難為了燕將只為得一壘不若呂奉先轅門一箭却不難為紀靈是兩邊都為

紀靈私付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

安能便中且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憑我廝殺

一個度其未必中

便一口許諾立德自無不

允布都教坐再各飲一杯酒

讀者至此將城目觀射矣如偏耳再飲酒頻跌絕妙

酒畢布教取弓箭來立德暗祝曰只

願他射得中便好

一個祝其必中寫兩人心事如畫

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叫一聲著正是

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

絕妙好詞

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齊聲

喝采

讀者至此亦為喝采

後人有詩讚之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曾向轅門獨解危落日果然敗后羿號猿直欲勝由基

虎助弦響弓開處雕翎飛箭到時豹子尾搖穿畫戟雄兵十萬脫征衣

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呵呵大笑

得意

擲弓于地執紀靈立德之手曰此天令你



兩家罷兵也

應前從天所決靈在天命等語

喝叫軍士斟酒來各飲之大觥

處處夾寫酒妙

玄德暗稱慙愧

應前時祝意紀

靈默然半晌

暗付

告布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

自作書覆之便了

一枝箭清繳二十萬斛

酒又數巡紀靈求書先回布謂玄德曰非我則公危矣

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

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和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

糧米

正項軍糧且不肯發今白送落二十萬斛豈不看惱

反以此兒戲之事偏護劉備吾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兼討

呂布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勇力過人

一把如提重椎之時實親領教其勇力

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

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妻嚴氏有一女年已及笄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

布布若嫁女於主公必殺劉備此乃疏不間親之計也

賄賂不變為讎敵讎敵不便變為婚姻愈出愈奇○前處處說呂布妻小知布兒女

精袁術從之即日遣韓胤為媒齎禮物往徐州求親胤到徐州見布稱說主公仰慕

將軍欲求令媛為兒婦永結秦晉之好布入謀於妻嚴氏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先

娶嚴氏為正妻後娶貂蟬為妾及居小沛時又娶曹豹之女為次妻曹氏先亡無出

貂蟬亦無所出惟嚴氏生一女布最鍾愛

補叙得恰好

當下嚴氏對布曰吾聞袁公路久鎮

淮南兵多糧廣早晚將為天子

為後表術稱帝伏筆

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后妃之望只不知他有

幾子

確是嫡人聲口

布曰止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即當許之縱不為皇后吾徐州亦無憂矣

婚姻多憑媒人作主只要親家當面古今一體

布意遂決厚款韓胤許了親事韓胤回報袁術術即備聘禮仍令韓



胤送至徐州。呂布受了，設席相待。留于館驛安歇。次日陳宮竟往館驛內望韓胤。

個幫做媒的來了

講禮畢，坐定。宮乃叱退左右，對胤曰：「誰獻此計教袁公與奉先聯姻？意在取

劉玄德之頭乎？」

道破

胤失驚起謝曰：「乞公臺勿洩。」宮曰：「吾自不洩，只恐其事若遲必

被他人識破，事將中變。」

為後陳珪說呂布絕婚伏線

胤曰：「然則奈何？」願公教之。宮曰：「吾見奉先使其即

日送女就親，何如？」

一個方來下聘一個便去催妝

胤大喜稱謝曰：「若如此，袁公感佩明德不淺矣。」宮遂辭

別韓胤，入見呂布曰：「聞公女許嫁袁公路甚善，但不知於何日結親？」布曰：「尚容徐議。」

宮曰：「古者自受聘至成婚之期，各有定例。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

布曰：「袁公路天賜國寶。」

映帶主

早晚當為帝。今從天子例可乎？」

是問言與與嚴氏如出一口

宮曰：「不可。」布

曰：「然則仍從諸侯例。」宮曰：「亦不可。」

等不及

布曰：「然則將從卿大夫例矣。」宮曰：「亦不可。」

不及

布笑曰：「宮豈欲吾依庶民例耶？」宮曰：「非也。」

然則并一月亦等不及矣

布曰：「然則公意欲如何？」宮曰：「

方天下諸侯互相爭雄，今公與袁公路結親，諸侯保無有嫉妬者乎？若復遠擇吉期，

或竟乘我良辰，伏兵半路以奪之，如之奈何？」

此言亦殊動聽

為今之計，不許便休。既已許之，當

趁諸侯未知之時，即便送女到壽春。」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另居別館，然後擇吉成親，萬無一失也。

布喜曰：「公臺之言甚當。」遂入告嚴氏。連夜具辦粧奩，收拾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

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送出城外。

諺云：朝種樹，晚來涼。竟似娶妻一般可笑。

時陳元龍之父陳珪養老在家，

聞鼓樂之聲，遂問左右：「左右告以故。」珪曰：「此乃疎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



來見呂布

為呂者左袒陳宮是也  
為劉者右袒陳珪是也

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故特來弔喪

故作驚人語婚娶  
賀弔映襯成文

布驚曰何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劉玄德而公以射戟解之今

忽來求親其意蓋欲以公女為質

質物猶可質人不堪  
質子猶可質女不堪隨後就來攻玄德而取小沛小沛亡

徐州危矣且彼或來借糧或來借兵公若應之是疲於奔命而又結怨於人若是不

允是棄親而啓兵端也

言袁術將  
攻徐州

況聞袁術已有稱帝之意是造反也彼若造反則公

乃反賊親屬矣得無為天下所不容乎

言天下皆  
將攻徐州

布大驚曰陳宮誤我急命張遼引兵

追趕之三十里之外將女搶歸

高祖刻印銷印正見其有決斷  
呂布送女奪婚正見其無主張

連韓胤都拏回監禁不放歸去

殊非待  
媒禮

却令人回復袁術只說女兒粧奩未備俟備畢便自送來陳珪又說呂布便解

韓胤赴許都

惡極妙極又  
為後文伏線

布猶豫未決忽人報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

此為將者本分事何足為怪正話間宋憲魏續至告布曰我二人奉明公之命往山

東買馬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寇劫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之弟

張飛詐裝山賊搶劫馬匹去

此是醒時奪  
的不是使酒

呂布聽了大怒隨即點兵往小沛來關張飛

玄德聞之大驚慌忙引軍出迎兩陣圓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兵到此布指罵

曰我轅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

奪兄馬匹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匹尚自抵賴張飛挺槍出馬曰

是我奪了你好馬你今待怎麼快人快語布罵曰環眼賊你累次藐視我飛曰我奪你馬



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了

妙妙其言又爽直又公平

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飛亦挺槍

來迎兩個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恐有疎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呂分軍四面

圍定玄德喚張飛責之曰都是你奪他馬匹惹他事端如今馬匹在何處飛曰都寄

在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至呂布營中說情願送還馬匹兩相罷兵布欲從之

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久後必為所害

亦伏白門樓之事

布聽之不從所請攻城愈急玄德與糜

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

為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破圍而出飛曰小弟情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

自居其中保護老少當夜三更乘着月明出北門而走正遇宋憲魏續被翼德一陣

殺退得出重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敵住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隨即入城安

民令高順守小沛自己仍回徐州去了

玄德既失徐州又失小沛雖皆因翼德起釁然定是陳宮搆之也

却說玄德前奔許都

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迫特來相投操曰玄德與吾兄弟也

甚便請入城相見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操操待以上賓之

禮甚歡玄德備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

又是一個呼嘯弟的辜翼德此時不在側也

玄德稱謝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荀彧入見曰劉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

不答或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當如何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為百姓除

暴惟仗信義以招降後猶懼其不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窮而來投若殺



之是害賢也。天下智謀之士聞而自疑，將裹足不前。主公與誰定天下乎？夫除一人

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數語非為劉備言，實曹操耳。

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

即表薦劉備領豫州牧。程昱諫曰：「劉備終不為人之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正用

英雄之時，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

操非不欲殺備，且欲使呂布殺之，表術殺之，必不欲

自殺之也。奸雄奸甚。

遂不聽昱言，以兵三千、糧萬斛，送與玄德，使往豫州到任，進兵屯小沛，招集

原散之兵，攻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

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為流矢所中而死。濟姪張繡統其眾，用賈詡為謀士，

結連劉表，屯兵宛城，欲興兵犯闕，奪駕。

補操處如奇峯聳起。

操大怒，欲興兵討之。又恐呂布來侵

許都，乃問計於荀彧。彧曰：「此易事耳。呂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州，

加官賜賞，令與玄德解和。

荀彧前欲使二人相問，今又欲使二人相和，變幻百出。

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車

都尉王則齎官誥，併和解書，往徐州去訖。一面起兵十五萬，親討張繡，分軍三路而

行。以夏侯惇為先鋒，軍馬至清水下寨。賈詡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舉

城投降，張繡從之。」使賈詡至操寨通款。操見詡應對如流，甚愛之，欲用為謀士。詡曰：

「某昔從李傕得罪天下。」

自明。

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忍棄之。

為下文改曹操張本妙。

乃辭去。次日引

繡來見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屯紮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

日。繡每日設宴請操，一日操醉，退入寢所，私問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

因酒及色，向時頗露本相。



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意乃密對曰昨晚小姪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人生得十分

美麗問之即繡叔張濟之妻也

其人叔之妻以媚其叔甚不正路

操聞言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往取之

須臾取到軍中

以軍中作案中

操見之果然美麗問其姓名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

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

見此良人

操曰吾為夫人故特

納張繡之降不然滅族矣

忽將大人情實與婦人確是醉後狂語

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見夫

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安享富貴何如

輒

鄒氏即拜謝是夜共宿於

帳中

郭汜之妻妬張濟之妻淫害之報

鄒氏曰久住城中繡必生疑亦恐外人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寨

中去住

可稱壓寨夫人

次日移于城外安歇喚典韋就中軍帳房外宿衛他人非奉呼喚不許

輒入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

奸雄如操至此亦流連忘返色之於人甚矣哉

張繡家人密報

繡繡怒曰操賊辱我太甚

張繡尚有廉恥若勢利無恥者當認繡標為繼叔耳

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泄漏來

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在帳中張繡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

屯中軍操許之繡乃移屯其軍分為四寨刻期舉事

賈詡之謀甚細密

因畏典韋勇猛急切難

近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那胡車兒力能負五百觔日行七百里亦異人也當下獻

計于繡曰典韋之可畏者雙鐵戟耳主公明日可請他來吃酒使盡醉而歸那時某

便引入他跟來軍士數內偷入帳房盜其戟此人不足畏矣

既請吃酒何不使於酒置毒既可偷入帳房何不便刺典韋且何不

竟刺曹操即車兒計不及此蓋天未欲宛繡耳

繡甚喜預先準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韋到



寨慙勤待酒至晚醉歸胡車兒雜在眾人隊裡直入大寨只殺得是夜曹操于帳中與

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捉奸的

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

近二更忽聞寨後吶喊報說草車上火起操曰軍人失火勿得驚動不是軍人失火只須為主將要緊殺火

史四下裏火起操始着忙急喚典韋韋方醉臥睡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便跳起

身來却尋不見了雙戟

暗補事兄前戰事首筆

時敵兵已到轅門韋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見門首

無數軍馬各挺長槍搶入寨來韋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兩

邊槍如葦列韋身無片甲上下被數十槍兀自死戰刀砍缺不堪用韋即棄刀雙手

提着兩個軍人迎敵

以雙入當戰義大奇

擊死者八九人

真可謂以人治人

羣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

箭如驟雨韋猶死拒寨門爭奈寨後賊軍已入韋背上又中一槍乃大叫數聲血流

滿地而死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從前門而入者

死典韋耳拒生賊軍

却說曹操賴典韋當住寨

門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操右臂中了一箭馬亦中了三箭虧得

那馬是大宛良馬熬得痛走得快剛剛走到清水河邊賊兵追至安民被砍為肉泥

馬泊落

操急驟馬衝波過河纔上得岸賊兵一箭射來正中馬眼那馬撲地倒了操長

子曹昂即以己所乘之馬奉操操上馬急奔曹昂却被亂箭射死

愛將愛子皆死於婦人之手

操乃走

脫自己便走脫只不知知夫人如何下落

路逢諸將收集殘兵時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民家平

虜校尉于禁即將本部軍于路剿殺安撫鄉民為民殺兵乃真將軍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于地



言于禁造反。趕殺青州軍馬。操大驚。須臾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可整兵迎之。却說于禁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塹安營。賊如對敵者或告之曰。

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辨。乃先立營寨。耶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

不時即至。若不先準備。何以拒敵。分辨小事。退敵大事。是敵正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

殺至。于禁身先出寨迎敵。繡急逞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

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投劉去了。為後曹操收軍點將。于禁入見。備言青

州之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我先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對。操曰。

將軍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堅壘。任勞任怨。使反敗為勝。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乃賜

以金器一副。封益壽亭侯。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治兵不嚴。雖猛將如惇。親族如惇。且不能逃其責。況不如惇者乎。又設祭。

祭典韋。操親自哭而奠之。顧謂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獨號泣典韋也。此

曹操得人心處。然必用自說便知其假。眾皆感嘆。次日下令班師。不說曹操還兵許都。且說王則齎詔至徐州。

布迎接入府。開讀詔書。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又出操私書。王則在呂布面前。

極道曹公相敬之意。布大喜。忽報袁術遣人至。布喚入問之。便言袁公早晚即皇帝

位。立東宮。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遂殺來使。將韓胤用枷釘

了。真獨桌請媒人笑。陳宮亦當陪吃一桌。遣陳登齎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謝恩。且答書于操。欲

求實授徐州牧。操知布絕婚袁術大喜。遂斬韓胤于市。曹陳登密諫。操曰。呂布豺狼。



也勇而無謀輕於去就

八字評

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公

父子莫能究其情公當與吾謀之登曰丞相若有舉動某當為內應

為後賺呂布張本

操大喜

表贈陳珪中二千石登為廣陵太守登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點

頭允諾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贈祿某為太守布大怒曰汝不為吾求徐州

牧而乃自求爵祿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終無一獲而汝父子俱

各顯貴吾為汝父子所賣耳遂拔劍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之甚也

從容之極

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

笑曰不如卿言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敢先飽饑則為用飽則颺去

張良以韓信影

越英布為虎以灌絳等諸將為鷹此即借用其語明是陳登捏出

某問誰為狐兔曹公曰淮南袁術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荊州

劉表

此四人前文已見益州劉璋漢中張魯

此二人前文未見於此處點出為後文伏線

皆狐兔也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

也達人正說話間忽報袁術來取徐州呂布聞言失驚正是

秦晉未諧吳越鬪婚姻惹出甲兵來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澤虞虎皮。便為眾射之的。袁術一僭帝號。天下共起而攻之。曹操所以遲遲而未發者。非薄天子而不為正畏天下而不敢耳。況所樂乎為君。以其有令天下之權也。權則專之於己。名則歸之於帝。操之謀善矣。操辭其名而取其實。術無其實而冒其名。豈非操巧而術拙。

或曰。蜀吳魏三國後來皆稱皇帝。獨袁術之帝則不可。何也。曰。真能做皇帝者。每不在先而在後。其為正統混一之帝。必待海內削平。四方賓服。又必有群臣勸進。諸侯推戴。然後讓再讓三。辭之不得而乃祀南郊。改正朔。馬則受之也。愈遲而得之也愈固。即為閏統偏安之帝。亦必待小邦俱已兼併。大國僅存一二。外而鄰境息烽。內而人民樂附。後自侯而王。自王而帝。次第而升之。斯能傳之後人。以為再世不拔之業。今觀建安之初。曹操雖專。獻帝尚在。而群雄角立。如劉備。孫策。袁紹。公孫瓚。呂布。張繡。張魯。劉表。劉璋。馬騰。韓遂之徒。曾未有一人。遽敢盜竊其名字者。而以壽春太守。漫然而僭至尊之號。安得不速禍而召亡哉。

愛兵而不愛民。不可以為將。愛將而不愛民。不可以為君。故善將兵者。必能治兵。兼能治他人之兵。于禁是也。善將將者。必能治將。兼能治他人之將。劉備是也。曹



操擊繡之兵以手扶麥而過則知操之能為將矣袁術攻徐之將於路劫掠而來則知術之不能為君矣民為邦本故此卷之中三致意云

操之忌備深矣忌布亦深矣方其相合則私為之構以離之及其既離又以未及攻之而姑使合之乃陽合之而又私相囑託欲其終離之初則為二虎爭食之謀繼又為驅虎吞狼之計末更為掘坑待虎之策種種不懷好意呂布不知而為其所弄劉備知之而權且應命曹操呂亦知劉備必然知之而大家只做不知真好看煞人

曹操一生無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諸侯又借諸侯以攻諸侯至於欲安軍心則他人之頭亦可借欲申軍令則自己之髮亦可借借之謀愈奇借之術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又有孫策所質玉璽遂思僭稱帝號

如此舉動又可惡又可笑又可醜又可憐大

會羣下議曰昔漢高祖不過泗上一亭長而有天下今歷年四百氣數已盡海內鼎沸

吾家四世三公

久仰○薄視亭長重稱四世三公只是自矜家世醜極

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人正位九五爾眾人以

為如何主簿閻象曰不可昔周后稷積德累功至於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以服

事殷明公家世雖貴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

此

曹操亦不敢行而必留待其

術怒曰吾袁姓出於陳陳乃大舜之後

然則不止四世三公矣

以上承火正應其



運又讖云代漢者當塗高也吾字公路正應其讖當塗而高秦魏謂也此曹操之讖袁術可得冒認又有傳國玉璽

若不為君背天道也吾意已決多言者斬臣力諫而大怒皆望帝豈是使性傲的遂建號仲氏建號

中氏想是爲舜第二房子孫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輦祀南北郊立馮方女為后立子為東宮因命使催

取呂布之女為東宮妃却聞布已將韓胤解赴許都為曹操所斬補後乃大怒遂拜

張勳為大將軍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路大將張勳居中第二路

上將橋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陳蘭居

右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末二路應前文伏後文各領部下健將趙日起

行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尚不從術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

使術自引軍三萬使李豐梁剛樂就為催進使接應七路之兵寫得呂布使人探聽

得張勳一軍從大路逕取徐州橋蕤一軍取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瑯

琊陳蘭一軍取碭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此一段事又從呂布探聽處補叙出好七路軍馬日

行五十里於路劫掠將來好个呈帝兵乃急召眾謀士商議陳宮與陳珪父子俱至陳宮曰

徐州之禍乃陳珪父子所招媚朝廷以求爵祿今日移禍於將軍可斬二人之頭獻

袁術其軍自退此時即殺陳珪父子袁術必不退兵陳言此謀甚左布聽其言即命擒下陳珪陳登沒主陳登大笑曰

何如是之懦也吾觀七路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語多豪氣○元龍會說大話亦會幹大事今人幹大事則不如元龍說大話則元

龍可布曰汝若有計破敵免汝死罪陳登曰將軍若用愚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布



日試言之。登曰：術兵雖眾，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我以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

成功。更有一計，不止保安徐州，并可生擒袁術。其語愈壯布曰：計將安出？登曰：韓暹、楊奉

乃漢舊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暫歸袁術。術必輕之，彼亦不樂為術用。若憑尺

書結為內應，更連劉備為外合，必擒袁術矣。此彼失其二路而布曰：汝須親到韓暹、楊奉

處，下書陳登允諾，布乃發表上許都。為後曹操攻術張本并致書於豫州。為後雲長助布張本然後令陳登引

數騎先於下邳道上候韓暹、遲引兵至，下寨畢，登入見遲，問曰：汝乃呂布之人，來此

何幹？登笑曰：某為大漢公卿。四空使打動韓暹何謂呂布之人？若將軍向為漢臣，今乃為叛賊

之臣，使昔日關中保駕之功化為烏有，竊為將軍不取也。揭其前功且袁術性最多疑，

將軍後必為其所害。今不早圖，悔之無及。說出後患遲嘆曰：吾欲歸漢，恨無門耳。登乃

出布書，遲覽書畢，曰：吾已知之。公先回，吾與楊將軍反戈擊之。但看火起為號。溫侯

以兵相應可也。前欲兩處下書，今說得此一處而破一處，已不必復往如推枯拉朽，全不費力登辭遲，急回報呂布。布乃分兵五路，高順

引一軍進小沛，敵橋疑；陳宮引一軍進沂都，敵陳紀。一將敵一將張遼、臧霸引一軍出瑯琊

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蘭。兩將敵一將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大將敵大將

各領軍一萬餘者守城。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軍到，料敵呂布不過，且退二十

里屯住，待四下兵接應。是夜二更時分，韓暹、楊奉分兵到處放火，接應呂家軍入寨。

勳軍大亂。呂布乘勢掩殺，張勳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着紀靈接應。前日替人和事今日自故對頭兩



軍相遇恰待交鋒韓暹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而走呂布引兵追殺山後一彪軍到門旗開處只見一隊軍馬打龍鳳日月旗幡四斗五方旌幟金瓜銀斧黃鉞白旄

黃羅銷金傘蓋之下袁術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立馬陣前

如澤之麋蒙虎之皮

大罵呂布背主家

奴布怒挺戟向前術將李豐挺槍來迎戰不三合被布刺傷其手豐棄槍而走呂布麾兵衝殺術軍大亂呂布引軍從後追趕槍奪馬匹衣甲無數袁術引著敗軍走不

上數里山背後一彪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

即前日虎牢關前喝罵之馬方手也○此時雲長獨來則知翼德是

必不肯來大叫反賊還不受死袁術慌走餘眾四散奔走被雲長大殺了一陣袁術收拾

敗軍奔回淮南去了

術兵甚不睦戰真如腐草

呂布得勝邀請雲長并楊奉韓暹等一行人馬到徐州

大排筵宴款待軍士都有犒賞次日雲長辭歸布保韓暹為沂都牧楊奉為瑯琊牧商議欲留二人在徐州陳珪曰不可韓楊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

將軍也布然之遂送二將暫於沂都瑯琊二處屯紮以候恩命

為後玄德殺二人張本

陳登私問

父曰何不留二人在徐州為殺呂布之根珪曰倘二人協助呂布是反為虎添爪牙

也登乃服父之高見

殺義父人偏有父子同心人協謀敗之

却說袁術敗回淮南遣人往江東問孫策借兵報

讐策怒曰汝賴吾王璽僭稱帝號背反漢室大逆不道吾方欲加兵治罪豈肯反助

叛賊乎

孫策其是正氣

遂作書以絕之

回思月下大哭之時今日始得一雪其憤

使者賁書回見袁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孺

子乃敢反爾

猶以年幼輕之休屬夢夢

吾先伐之長史楊大將力諫方止却說孫策自發書後防袁術



兵來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為會稽太守。令起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

欲起兵。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多糧足，未可輕敵。不如遺書曹操，勸他南征。吾為

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有一失，亦望操救援。策從其言。遣使以此意達曹操。却

說曹操至許都，思慕典韋，立祀祭之。封其子典滿為中郎，收養在府。忙中照應前事忽報孫策

遣使致書，操覽書畢，又有人報袁術乏糧，劫掠陳留。以劫掠為事，似強盜，不似皇帝。欲乘虛攻之。遂興兵

南征。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從征。馬步兵十七萬，糧食輜重千餘車。一面先發人會

合孫策與劉備。呂布兵至豫章界上。玄德早引兵來迎。操命請入營相見。畢，玄德獻

上首級兩顆。奇操驚曰：「此是何人首級？」玄德曰：「此韓暹、楊奉之首級也。」奇操曰：「何以

得之？」玄德曰：「呂布令二人權住沂都、瑯琊兩縣，不意二人縱兵掠民，人人嗟怨。因此

備乃設一宴，詐請議事，飲酒間，擲盞為號，使關張二弟殺之，盡降其眾。今特來請罪。

此事只在玄德口中，叙出省却許多筆墨。操曰：「君為國家除害，正是大功，何言罪也？」遂厚勞玄德。縱兵掠民者，于禁治其兵，玄德治其將，更是痛

快固當厚勞。合兵到徐州界。呂布出迎。操善言撫慰，封為左將軍，許於還都之時，換接印綬。

安放得好。布大喜。操即分呂布一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自統大軍居中。令夏侯惇于禁

為先鋒。袁術知曹兵至，令大將橋瑁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於壽春界口。橋瑁當

先出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被夏侯惇搥死。術軍大敗，奔走回城。忽報孫策發船攻

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面。劉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十七萬攻北面。袁術攻徐州分



兵之路曹操攻壽春分兵四面術大驚急聚眾文武商議楊大將曰壽春水旱連年人皆缺食今又動兵

擾民民既生怨兵至難以拒敵不如留軍在壽春不必與戰待彼糧盡必然生變陸

下且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暫避其銳方纔稱帝便議還都術用其言留李豐樂就梁剛

陳紀四人分兵十萬堅守壽春其餘將卒并庫藏金玉寶貝盡數收拾過淮去了飛

走却說曹操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操催軍速戰李豐等

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於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管糧

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垕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分散權且救

一時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這策此時對王垕說不得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

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眾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

壓眾心汝必勿吝不敢吝但此物只好借這一次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眾耳向操策借糧不

足却向王垕借頭糧可借頭亦可借手借則借矣未審何時得還垕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心變

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垕再欲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

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眾怨始解純

術次日操傳令各營將領如三日內不併力破城皆斬操親自至城下督諸軍搬土

運石填濠塞塹城上矢石如雨有兩員裨將畏避而回操掣劍親斬於城下遂自下

馬接土填坑純用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抵敵不住曹兵爭先上



城斬關落鎖大隊擁入李豐陳紀樂就梁剛都被生擒操令皆斬於市焚燒偽造宮

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毒春城中收掠一空取之掠之得商議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荀

或諫曰年來荒旱糧食艱難若更進兵勞軍損民未必有利不若暫回許都待來春

麥熟暗伏後段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躊躇未決忽報馬到報說張繡依託劉表復肆

猖獗麥一事南陽諸縣復反曹洪拒敵不住連輸數陣今特來告急操乃馳書與孫策令其

跨江布陣以為劉表疑兵使不敢妄動拒劉表專使孫策妙自己即日班師別議征張繡之事臨

行令立德仍屯兵小沛與呂布結為兄弟互相救助再無相侵奸呂布引兵自回徐

州操密謂立德曰吾令汝屯兵小沛是掘坑待虎之計也前二虎競食驅虎吞狼之計已須教過公但與陳珪

父子商議勿致有失某當為公外援陽使合陰使離奸甚話畢而別却說曹操引兵回許都人報

段煨殺了李傕伍習殺了郭汜將頭來獻又自却許多筆墨段煨併將李傕合族老小二百餘

口活解入許都操分令於各門處斬傳首號令真是快事人民稱快天子陞殿會集文武

作太平筵宴二賊之宛天子亦酌酒相賀封段煨為盪寇將軍伍習為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

人謝恩而去操即奏張繡作亂當興兵伐之天子乃親排鑾駕送操出師時建安三

年夏四月也正是麥秋時操留荀彧在許都調遣兵將自統大軍進發行軍之次見一路麥

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麥操使人遠近遍諭村人父老及各牧守境官吏

曰吾奉天子明詔出兵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將校凡



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軍法甚嚴爾民勿得驚疑

君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曹操可謂知天

百姓聞諭

無不歡喜稱頌望塵遮道而拜官軍經過麥田皆下馬以手扶麥遞相傳送而過並

不敢踐踏

因糧於敵可也取糧於民不可也故無糧則每春城中不妨收掠有糧則所過麥田不許踐踏

操乘馬正行忽田中驚起一鵝那馬眼生

竄入麥中踐壞了一大塊麥田操隨呼行軍主簿擬議自己踐麥之罪

權詐可愛

主簿曰

丞相豈可議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眾即掣所佩之劍欲自刎

權詐可愛

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於尊丞相總統大軍豈可自戕操沉吟良久

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姑免死

即借郭嘉口中語輕將死罪拋開

乃以劍割自己之髮擲於

地曰割髮權代首使人以髮傳示三軍曰丞相踐麥本當斬首號令今割髮以代

前既

借人代已此又借髮代頭無所不用其借於是三軍悚然無不凜遵軍令後人有詩論之曰

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眾難禁拔刀割髮權為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却說張繡知操引兵來急發書報劉表使為後應一面與雷叙張先二將領兵出城

迎敵兩陣對圓張繡出馬指操罵曰汝乃假仁義無廉恥之人與禽獸何異

隱然為其叔母發恨

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令張先接戰只三合許褚斬張先於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

趕至南陽城下繡入城閉門不出操圍城攻打見城濠甚闊水勢又深急難近城乃

令軍士運土填濠又用土布袋并柴薪草把相雜於城邊作梯堦又立雲梯窺望城

中操自騎馬遠城觀之如此三日傳令教軍士於西門角上堆積柴薪會集諸將就



那裏上城城中賈詡見如此光景便謂張繡曰某已知曹操之意矣今可將計就計而行正是

強中是有強中手用詐還逢識詐人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

夏侯惇拔矢啖睛

將在謀而不在勇賈詡之知彼知己決勝決負斯誠善矣至於郭嘉論袁曹優劣破曹之疑不減淮陰侯登壇數語若夏侯惇拔矢啖睛不過一武夫之能未足能也十勝十敗其言皆確吾獨於仁勝德勝則有辨焉夫操何仁何德之有假仁非仁也市德非德也但當日才勝術勝耳

操之哭典韋非為典韋哭也哭一既死之典韋而凡未死之典韋無不感激此非曹操忠厚處正是曹操奸雄處或曰奸雄雖奸安得此一副急淚予答之曰彼口中哭典韋意中自哭亡兒亡姪我惡乎知之

兵有先後着此着宜在先後一着不得此着宜在後先一着不得操欲攻袁紹而懼呂布之議其後也於是舍紹而攻布布既平而後吾可安意肆志於袁紹此先後着之不可亂也

操亦巧矣哉術方攻布則助布以攻術懼布之復與術和也布既破術則約備而攻布知術之必不復與布和也備布之交合而操之患深袁呂之交合而操之患



更深今備既離術既離而後布可圖矣老謀深算信不可及

却說賈詡料知曹操之意便欲將計就計而行乃謂張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遠城而觀者三日他見城東南角磚土之色新舊不等鹿角多半毀壞意將從此處攻進却虛去西北上積草詐為聲勢欲哄我撤兵守西北彼乘夜黑必爬東南角而進也

危者是之意者虛是早破實生看破

繡曰然則奈何詡曰此易事耳來日可令精壯之兵飽食輕裝盡藏於

東南房屋內却教百姓假扮軍士虛守西北夜間任他在東南角上爬城俟其爬進城時一聲礮響伏兵齊起操可擒矣

以詐待詐正是將計就計

繡喜從其計早有探馬報曹操說張

繡盡撤兵在西北角上吶喊守城東南却甚空虛標曰中吾計矣

誰知反中彼計

遂命軍中密

備鑿鑿爬城器具日間只引軍攻西北角至二更時分却領精兵於東南角上爬入

濠去砍開鹿角城中全無動靜眾軍一齊擁入只聽得一聲礮響伏兵四起曹軍急

退背張繡親驅勇壯殺來曹軍大敗退出城外奔走數十里張繡直殺至天明方收

軍入城曹操計點敗軍已折五萬餘人失去輜重無數呂虔于禁俱各被傷

此皆為城中有知震

也却說賈詡見操敗走急勸張繡遺書劉表使起兵截其後路表得書即欲起兵忽

探馬報孫策屯兵湖口

應前

劉良曰策屯兵湖口乃曹操之計也今操新敗若不乘勢

擊之後必有患

前良之智亦不在賈詡下

表乃令黃祖堅守隘口自己統兵至安眾縣截操後路一

面約會張繡繡知表兵已起即同賈詡引兵襲操且說操軍緩緩而行

故意緩行便知有謀矣

至



襄城到清水操忽於馬上放聲大哭

奸雄可愛

眾驚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於此地折了

吾大將典韋不由不哭耳

此老得將士心慣用斯去○鄒夫人不知如何下落亦當一哭

因即下令屯住軍馬大設祭筵弔奠

典韋亡魂操親自拈香哭拜三軍無不感歎

其所以親自拈香哭拜者正要使三軍無不感嘆耳

祭典韋畢方祭姪曹

安民及長子曹昂

先祭將而後及姪與子是妙用

并祭陣亡軍士

不是為亡的正是為活的

連那匹射死的大宛馬也都致

祭

不是為馬正欲感人○忙中夾叙此一段事提照前文妙

次日忽荀彧差人報說劉表助張繡屯兵安眾截吾歸路操

答彧書曰吾日行數里非不知賊來追我然我計畫已定若到安眾破繡必矣君等

勿疑

妙算先定此時却不明言

便催軍行至安眾縣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軍趕來操乃

令眾軍黑夜鑿險開道暗伏奇兵

前黑夜飛城我中破伏兵之計今黑夜鑿險彼亦中我伏兵之計真正奇妙奇絕

及天色微明劉表張

繡軍會合見操兵少疑操遁去俱引兵入險擊之操縱奇兵出大破兩家之兵曹兵出

了安眾界口隘外下寨

彼方截險我能出險所謂用兵如神

劉表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反中曹操

奸計繡曰容再圖之於是兩軍集於安眾且說荀彧探知袁紹欲興兵犯許都星夜

馳書報曹操操得書心慌即日回兵細作報知張繡繡欲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追

之必敗

其所以必敗之故且不說出

劉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機會矣力勸繡引軍萬餘同往追之約行

十餘里趕上曹軍後隊曹軍奮力接戰繡表兩軍大敗而還

截之者繞其前而不勝遂其後則其後統其前而不勝遂其後則其後統

又不勝殊出意外

繡謂詡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今可整兵再往追之

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今番追去必獲大勝如其不然請斬吾首

其所以必勝之故且不說出

繡信



之新也

劉表疑慮不肯同往。繡乃自引一軍往追。

繡能深信謂言謂所以不忍棄之也。

操兵果然大敗車馬

輜重連路散棄而走。

不叙戰只叙敗者筆。曹兵一敗之後忽得兩勝兩勝之後又復一敗。令讀者閱歷不測。

繡正往前追趕。忽山後一彪軍擁

出。

其處且不說是何軍。留在後文補出。叙法變幻。

繡不敢前追。收軍回安眾。劉表問賈詡曰：「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

曰必敗，後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願公

明教我。

讀者亦亟欲請教。

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然用兵，非曹操敵手。操軍雖敗，必有勁將為

殿以防追兵。吾兵雖銳，不能敵之也。故知必敗。夫操之急於退兵者，必因許都有事。

既破我追軍之後，必輕車速回，不復為備。我乘其不備而更追之，故能勝也。」

必敗必勝之故至此。

方說明蓋前之追在曹操料中，後之追不在曹操料中也。鑒鑒而談了了如見。

劉表張繡俱服其高見。

不特表繡服之即曹操亦服之。

詡勸表回荊州繡守

襄城以為唇齒。兩軍各散。且說曹操正行間，聞報彼軍為繡所追，急引眾將回身救

應。

補叙前文所未及好。

只見繡軍已退，敗兵回告操曰：「若非山後這一路人馬阻住中路，我等皆

被擒矣。」

數語於敗軍中點綴得好。

操急問何人。那人綽槍下馬，拜見曹操，乃鎮威中郎將江夏平春

人，姓李名通，字文達。

至此方叙出姓名。

操問何來。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與張繡劉表戰，特來

接應。操喜，封通為建功侯，守汝南西界，以防表繡。通拜謝而去。」

忽然來隨即去，總不費筆墨。

表奏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賜爵吳侯。遣使齎詔江東，諭令防勦劉表。操回府，眾

官參見畢，荀彧問曰：「丞相緩行至安眾，何以知必勝賊兵？」

讀者也。

操曰：「彼退無歸路，必將死戰。吾緩誘之而暗圖之，是以知其必勝也。」

昔日書中所言至此，總說明。前有實訓論兵，此又有曹操論兵，可當兵書一則。

荀彧拜



服

不特或服之即賈誼亦當服之

郭嘉入操曰公來何暮也嘉袖出一書白操曰袁紹使人致書丞相言

欲出兵攻公孫瓚特來借粮借兵操曰吾聞紹欲圖許都今見吾歸又別生他議遂

折書觀之見其詞意驕慢

隋李密致書於李淵詞意驕慢淵單詞答之今紹正與密相類

乃問嘉曰袁紹如此無狀吾欲討之

恨力不及如何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

慈然以高祖待操

高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

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

論妙

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

也

大英雄不拘細節紹自謂四世三公故以繁禮為家數不知太原公子固自不移不履也

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

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名固順

桓靈以來

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

前有子產治鄭後有孔明治蜀皆是猛以濟寬

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

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

如袁紹為明主時不責袁術之霸糧而曹操用兵能契于禁而責夏侯也

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

行此謀勝也

此袁曹弟一優考處

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

未必

此德勝也

操外雖誠而內實詐算不得德

紹恤近忽

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

操何仁之有但當曰才勝耳

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

紹每疑田豐沮受而操深信郭

嘉荀或

是也

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

繁禮多儀不是文法度嚴明乃真文

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

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

如後文袁紹馳檄討操乃謂兵不進而操能以十萬之眾破紹兵十萬是也

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

矣

總結一句○上文只說操之十勝而紹之十敗已舉於中

操笑曰如公所言孤何足以當之荀彧曰郭奉先十勝十敗

之說正與愚見相合紹兵雖眾何足懼耶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大患今紹北征公

孫瓚我當乘其遠出先取呂布掃圖東南然後圖紹乃為上計否則我方攻紹布必

乘虛來犯許都為害不淺也

數陳十勝十敗之後讀者必將謂攻紹矣乃忽欲舍紹而攻布殊出意外

操然其言遂議東征呂布荀彧



曰可先使人往約劉備待其回報方可動兵為後漏書伏線操從之一面發書與玄德一面厚

遣紹使奏封紹為大將軍太尉兼都督冀青幽并四州密書答之云公可討公孫瓚

吾當相助明紹得書大喜便進兵攻公孫瓚便是謀之不勝且說呂布在徐州每當賓客宴會

之際陳珪父子必盛稱布德待呂布之須如此陳宮不悅乘間告市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其

心不可測宜善防之凡面諛人者必腹誣人者也陳珪父子便是榜樣布怒叱曰汝無端獻讒欲害好人耶聞忠言則怒為獻讒

聞諛言則信為好人奉先殊屬夢夢雖然世之如奉先者正復不少也宮出嘆曰忠言不入吾輩必受殃矣欲棄布他往却又不

忍又恐被人嗤笑此時若去誰來笑你乃終日悶悶不樂一日帶領數騎去小沛地面圍

獵解悶忽見官道上一騎驛馬飛奔前去如此穿插接處妙有情致宮疑之棄了圍場引從騎從小

路趕上從小路三字細甚正對上官道二字說也問曰汝是何處使命那使者知是呂布部下人慌不能答好

宮令搜其身得玄德回答曹操密書一封前日曹操密書是玄德後堂取去今日玄德回答是陳宮牛路得來究竟前未見回札今未見來東總各首得一半耳宮

即連人與書拏見呂布布問其故來使曰曹丞相差我往劉豫州處下書今得回書

不知書中所言何事使者差矣那裡有寄書的只瞞着魚鴈○前慌不能答此亦答犹不答布乃拆書細看陳宮不先拆候呂布手拆俱細甚書略曰

奉明命欲圖呂布敢不夙夜用心但備兵微將少不敢輕動丞相欲興大師備當

為前驅謹嚴兵整甲專待鈞命

呂布見了大驚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者斬首先使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孫觀

吳敦尹禮昌狶絕了假皇帝結連真後盜東取山東兗州諸郡令高順張遼取沛城攻玄德令宋憲



魏續西取汝潁布自總中軍為三路救應

本是操欲攻布却反致布先發作又出意表

且說高順等引兵出徐州

將至小沛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急與眾商議孫乾曰可速告急於曹操玄德曰誰可

去許都告急階下一人出曰某願往視之乃玄德同郡人姓簡名雍字憲和現為玄

德幕賓玄德即修書付簡雍使星夜赴許都求援

此書交與

一面整頓守城器具玄德

自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令糜竺與其弟糜芳守護中軍原

來糜竺有一妹嫁與玄德為次妻玄德與他兄弟有卽舅之親故令其守中軍保護

妻小

忙中又夾叙別事正見玄德託人不苟不似呂布之妻小託於宋意魏續也

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問曰吾與奉先無隙何故

引兵至此順曰你結連曹操欲害吾主今事已露何不就縛言訖便麾軍攻城玄德

閉門不出次日張遼引兵攻打西門雲長從城上謂之曰公儀表非俗何故失身於

賊

壯士惜壯士○為後白門樓相救伏筆

張遼低頭不語

好張

雲長知此人有忠義之氣更不以惡言相加

亦不出戰

豪傑愛豪傑

遼引兵退至東門張飛便出迎戰早有人報知關公關公急來東門

看時只見張飛方出城張遼軍已退

好張

飛欲追趕關公急召入城飛曰彼懼而退

何不追之關公曰此人武藝不在你吾之下因我以正言感之頗有自悔之心故不

與我等戰耳

好漢識好漢

飛乃悟只令士卒堅守城門更不出戰却說簡雍至許都見曹操

具言前事操即聚眾謀士議曰吾欲攻呂布不憂袁紹掣肘只恐劉表張繡議其後

前文

首攸曰二人新破未敢輕動呂布驍勇若更結連袁術縱橫淮泗急難圖矣



表與續合不足慮  
布與術合深足憂

郭嘉曰今可乘其初叛眾心未附疾往擊之操從其言即命夏侯惇與

夏侯淵呂虔李典領兵五萬先行自統大軍陸續進發簡雍隨行細事早有探馬報

知高順順飛報呂布布先令侯成郝萌曹性引二百餘騎接應高順使離沛城三十

里去迎曹軍自引大軍隨後接應玄德在小沛城中見高順退去知是曹家兵至乃

只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自己却與關張二公提兵盡出城外分頭下寨接應

曹軍空城出屯  
是失着却說夏侯惇引軍前進正與高順軍相遇便挺槍出馬搦戰高順迎敵

兩軍相交戰有四十合高順抵敵不住敗下陣來惇縱馬追趕順遶陣而走惇不

捨亦遶陣追之陣上曹性看見暗地拈弓搭箭覷得親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

目惇大叫一聲急用手拔箭不想連眼珠拔出好痛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也遂

納於口內啖之惇此時面上一眼腹中一眼外觀一眼內視己之視己  
如見其肺肝矣○若云父精母血雖然自吃自運算吃多娘仍復提槍縱馬直取曹性性

不及提防早被一鎗搠透面門曹性面上反  
多一眼矣死於馬下兩邊軍士見者無不駭然夏侯惇

既殺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從背後趕來麾軍齊上曹軍大敗夏侯淵救護其兄而走

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軍回擊玄德恰好呂布大軍亦至布

與張遼高順分兵三路夾攻玄德關張三寨正是

咬睛猛將雖云勇中箭先鋒難久持未知玄德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中華民國玖拾捌年捌月拾壹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3877343



線

857.4523

6546

19

v.4

舊籍